

有情天地 有情人

黃葉時著





作者簡介

黃葉時，原名黃碧燕，一九四八年誕生於砂朥越石隆門縣新堯灣，自幼喜愛文學，刻苦自學，鍥而不舍，六十年代開始寫作，包括散文、小說與詩，作品散見本地與新馬報刊，曾多次參加文學創作比賽獲獎，本書為她的第一本散文集。

目錄

序	田思	1
只有祝福（代序）		12
有情天地有情人		14
秀麗江山我手量		20
海的小曲		26
青山一點和烟遠		32
地氈草		37
萋萋芳草		40
花開的內涵		46
畫竹		49
永遠的拉讓江		53
蛇舌草		59
這一天		64
一位癡瘋病者的哀傷		70
參觀童軍大露營		73
番石榴		77

桔子園	80
雜感	83
九月的名字	88
說花話花	92
又是紅毛丹開花的時候	95
一樹碎紅	98
番薯	101
採竹筍	104
仙丹花	107
橄欖樹	109
絃樂飛揚	111
紅樹下的海灣	116
桑椹	120
樹的日子	123
天籟	127
栗子樹	131
早晨	135
榴槤	138
那看海的日子	142
月團圓	147

番薯花開	149
玫瑰、玫瑰	154
房東太太	157
馬來婚禮速描	165
舖橋	170
租房子	174
鬧元宵	179

人生自是有情痴

序黃葉時的《有情天地有情人》

田思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

撇開兒女私情不談，自然界中的風月景物真的與人的感情無關嗎？不，在一個心靈敏感的人來說，「萬物靜觀皆自得」，「天地萬物總關情」；這或許就是黃葉時要把她第一本散文集命名為「有情天地有情人」的緣故吧？

黃葉時，一個勤于寫作的家庭主婦，大概從六十年代後期開始在報章發表作品，寫詩，寫小說，更寫了大量的散文。她的散文，文字清逸，風格淡雅，信手寫來，揮灑從容，而且往往有自然而生動的修辭，令人看不出她只受了幾年的小學教育。認識黃葉時以後，我很敬佩她的刻苦自學，對文藝創作鍥而不捨的精神，曾寫了一首「給黃葉時」的贈詩（見附錄）。由于黃葉時的許多散文作品曾在我主編的「星期文藝」發表，她在付梓時要我作序，我也欣然談談一些我的感受。

黃葉時出身農家，在她的作品中，有很多關於農村風物和風俗的描寫，以及對兒時家居所接觸的親人的懷念。她的散文，懷舊的色彩很重；這種懷舊帶着純樸的泥土味道與農村觀念。這構成黃葉時散文的最大特色。即使後來離開了農村，在城市另組家庭，也經歷了較複雜的社會生活，但黃葉時那種對農村鄉野的眷戀與源自農民傳統的對親朋戚友的關愛，仍時時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來。這些情感融合了她對人生曠達的看法及些許的宗教情操，又構成了黃葉時散文中普遍的共同點——愛心的主題。

也許黃葉時本身的生活圈子並不很廣闊，但她生活中所接觸的人物，有不少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懷念，也從他們身上折射出她本身的關愛。雖然有時她故作瀟灑，但「道是無情却有情」。我想黃葉時已從生活閱歷與對人生的感悟中培養了一份曠達，對人對事，不執着，也不濃烈，反有點淡泊，然而那條柔韌的感情紅綫，却貫串了她所描寫的各种人物。這裡面，有在她童年時一位常坐在屋簷下編篩子和簍子，並在冬至用木臼舂米粉製年糕的鄰居阿姆；有和她在稻田裡烤玉蜀黍做午餐，教她砍竹子造出一枝音調美妙

的笛子的小叔父；有性情孤僻而迷信，把自己的原鄉名寫在笠帽上，却能以勞力使泥土「跳出一顆顆拳頭般大的蕃薯」的龔公；有充滿愛心，喜歡送人蔬菜及飼養小動物，晚年患了病還一心想回鄉下住的祖母；有種出上等紅毛丹，却雙手捧着送給別人，認為「友情比金錢重要」的大哥；有小時候一同爬到山峰上去看「還不到巴掌般寬」的海的玩伴阿叻；有偷了爸爸的獵槍要一起去打松鼠的小女孩阿菊；……。如果說，「關懷」是人世間最美好的感情，那麼，這些被黃葉時所關懷的農村小人物，也都煥發着他們各自可愛的性格，令人讀之難忘。

作者的愛心是處處可見的，除了農村中熟悉的人物之外，她也描寫了終年漂泊海上，與海鷗做友伴的水手堂弟；身著白衣褲，氣質不凡，但却在做木桐稽查員時不幸翻舟溺斃的遠親表弟。在拉讓江一次夜航中，她為同船一位萍水相逢的美國人的患病而擔憂。她載送一位老先生到癌症醫療所時，為那病重老人對明天仍有所期待而感到欣慰，感到對生命的莊嚴的尊敬。為了向一位癲瘋病人購買胡姬，她感受到了癲瘋病人哀傷而善良的內心。她也敘述了在雨季中和達雅

朋友一起鋪橋時互助合作的情形。她在「鼓樂飛揚」、「芽月」舞姿翩翩之中，和長屋友人共度一個熱鬧的豐收節；又在爪哇籍友人的婚禮中，觀看了其族人溫馨的迎親儀式，聆聽了優美的「班頓」祝辭……。這些都表現了對美好的人際關係的肯定和讚美。

在黃葉時筆下，彷彿一草一木都帶有感情。她對本地草木風物的一系列描繪，成為這輯散文中 richest 生活情趣的部分。在這集子中所描寫的花果樹木，包括竹、榴槿、紅毛丹、桔子、蕃薯、沙梨、番石榴、紅樹、達邦樹、栗子樹、櫻桃、玫瑰、鳳仙花、仙丹花、竹筍、橄欖、……甚至地氈草、蛇舌草等等，真是琳琅滿目，應有盡有。雖然黃葉時對於本地草木有很豐富的知識，但她並不是作植物學的圖解，而是突出草木的實用價值，並滲透了含有感情作用的美學觀點。

她寫桑椹，寫兒時吃桑椹「連齒縫也留着芳香」，「教人不忍用水洗去」，為的是紀念那自由自在的童年日子與抒發對祖母的懷念。她寫櫻桃，為的是緬懷家鄉的舊礦場和採礦工人所咯的血。

在她筆下的竹筍，瀟灑一份甘甜的母愛：

「採得多時候，母親把它放在陽光底下晒至乾了水份後，再貯藏在罐裡，留待雨季中食用；儘說竹筍性寒無營養，但能吃飽勝過餓肚子吧。因為筍是未長成的竹竿，吃在嘴裡，少不了有竹的澀味，如今才猛然想起，那味道是何等的甜美！」

在她筆下的番石榴葉，奇妙地泡着祖母的一種生活享受：

「祖母拿了竹篩子細細地摘下嫩芽，小心地放在太陽底下晒，晒乾後，收在罐子內，祖母當是珍品。……沖出來的茶，茶水微褐色，味芬芳，別具一番風格……。」

就連微不足道的蛇舌草，也根藏着一段農村的悲劇故事和感人肺腑的親情：

「叔叔最後不治而死，還不過十七歲年紀，那做哥哥的滿籃子希望一下子被破滅掉。最後採蕪的那一籃，就在牆腳下任它枯乾了，青青小草，一點也不會做哥哥的那顆滴着血的心。」

啊，有情天地，豈不就是由有情的山水、有情的草木、有情的人所組成的嗎！

人有七情六慾，也有思想智慧；有人生的閱歷經

驗，也有昇華的超脫見解。在黃葉時的散文中，偶爾會閃現出一些平凡而睿智的哲理：

「我知道，愛的起源於良善，良善是園中的肥沃土壤。那種在土壤中的秧苗，才能開出花，結了果，愛的花朵萬紫千紅！」（祇有祝福）

「醫生、護士和助手的口中有的是閃亮的金蘋果，只要他們不吝贈予。」（花開的內涵）

「不必一定要找到全部意義，若一天內全找到了，人生就沒有意義了。」（有情天地有情人）

「當你覺得世上有很多笑話不再可笑的時候，你是成長了。」（有情天地有情人）

「活過來的日子都是有價值的，我更尤其喜歡那皺紋裡沁出的滴滴人生活水。」（櫻桃——一樹碎紅）

雖然對人生的看法略帶哲理性，有時也有點宗教性，但黃葉時的散文中也不乏對老病和死亡所產生的無奈和悵惘，好在多了一份曠達、一份感悟，不致流於宿命的調子。

以文彩來說，黃葉時的散文，沒有矯揉造作的技巧，但娓娓道來，自有一份親切的感染力，她喜歡用「傾訴」的方式，把讀者當作致意的對象。在修辭方

面，她的寫景狀物也頗有幾處寫得相當精彩：

「也許竹葉是頭尾尖細的緣故，它旋轉在空中娉婷而落下，像在低聲誦着一首綺麗的小詩，才默默含笑在天地中消失。」（畫竹）

「太陽把白雲朵都趕到一邊，自己得意洋洋地在瞪着眼。我要到樹林中找乾樹枝去。一棵樹上，兩隻紅尾巴的松鼠在樹梢上追逐……，有一隻能倒退飛的蜂鳥，在忙忙碌碌地採花蜜。」（天籟）

「只有彩霞像歡天喜地的小女孩，都穿了曳地的裙子，在起舞。堆放在他們周圍的，有開放在山坡上的山茶花，開在水中的蓮花，永遠只開在屋簷上的胭脂花，只愛開在欄杆外的美人蕉，最愛熱鬧的鳳仙花，此時，全都開放在一塊了。」（海的小曲）

「我來到不高的山坡上，眺望綠蔭處處，桔子花朵細而小，碎碎，點點，像用天空中的白雲捏成，然後被黏在樹梢上，這一棵，那一棵，風吹過，輕輕，慢慢地飄飛。這比白雲好得多了，因為有那醉人的香。」（桔子園）

這些獨特的散文句子，都足以使黃葉時形成一己的風格，那就是清逸，淡雅，有一股親和的美感。

在人們越來越耽溺于物慾享受，越來越忽視精神與心靈上的淨化時，在聽厭了空洞的偉論豪語，看膩了虛情假意的華詞麗句之後，有機會欣賞到黃葉時的散文，就像一道淙淙的山泉流過心田，也像在家鄉的田壟上，聽到一曲用悠揚的竹笛所吹奏的村歌，雖然氣魄不夠宏大，但感覺上是恬適的。

(1988年5月18日)

附錄：

給黃葉時

田思

三十年前在鄉下

你看着當地的小學校長

爲避禍在焚燒幾本書

紙片隨着火舌飄舞

你渴求知識的幼小心靈

充滿了好奇和迷糊

過後你在灰燼中

撿到一本殘缺的字典

它便是你啓蒙的教科書

那是愚昧和封建的時代啊

一個小女孩躲在蚊帳中學寫字

也要受到老祖母的責辱

家庭的担子壓在你肩上

九歲那年你輟了學

拿起膠刀和採椒的籃子

勞動時你頂得上一個男子

休息時你偷偷地看書

幼小的心靈早已裝上翅膀

隨孫悟空大鬧天宮

也陪林冲走上梁山路

從此你便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

幾乎翻爛了那本殘缺的工具書

靈感來時也在油燈下塗幾筆

最高興的是它變成粒粒的鉛字

當你拿到微薄的稿酬

第一件事便是買本新的字典

你奮泳在知識的海洋裡

字典便是你憑借的浮圈

你的筆也越磨越利

它沾着你的汗水和腦汁

寫下人情的冷暖

也寫下生活的甘苦

一幌三十多年過去了

你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一個家務繁忙的主婦

你拿慣奶瓶和尿布的手

在拿筆時還是一樣靈巧
白天你煮着飯菜
夜晚你煮着文字
那些美味的佳餚
嗜過的人都讚不絕口
許多找尋精神食糧的學子
都仰慕你飄逸的名字
每當他們欣賞你的心血結晶
也不時翻着一本工具書

(寫于 1981 年 8 月 5 日)

只有祝福 (代序)

在遙遠的地方，朋友，當你看見向日葵開，如剛昇起的朝陽一般的金黃色。是否曾記起在南洋地方，一片的綠野，幾灣的河流，重重的青山？

「去年花裡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我不想重彈舊曲，把古人說過的話重說一遍。其實，也不懂說過多少百年了。是人的心懷由血凝成，終古不換。人的一顆心，原如一方揩淚的手帕？

我不懂你現在做什麼工作，一間孤兒院裡的看護？一所教堂的園丁？一間紡織廠的工人？一個送消息的郵差？一個油站的洗車工人？一個在花生田裡揮汗的農夫？更或是一名溫柔的傳道人？

或者，你什麼都不是，而是一名浪跡天涯的流浪者。

若是，你今晚將露宿何處？巴黎鐵塔下？荷蘭的鬱金香園圃邊？在西西里島的岩洞中？在科士米爾的地氈上？在藍色的多瑙河邊留連？

不管你今天，明天在何處歇腳，在這無垠的天幕底下，一棵垂楊，一葉輕舟，組成一個世界，一個境遇。

另一位極愛自由的朋友說，假如不是因為人生最終是老弱、疾病，他又何苦背負着「家」的重鎖沉沉？他寧可餐風飲露，做個捕夕陽，撈月色的藝術家。

昨天，我讀了一篇文章，是一位患癌早逝的作家的筆記，是遺囑，是遺產。她說她感謝，因為她有一顆多情的心靈，使她在世上有限的生命中懂得如何愛人，愛，能使生命充實，快樂。

我知道，愛的起源於良善，良善是園中的肥沃土壤。那種在土壤中的秧苗，才能開出花，結了果，愛的花朵萬紫千紅！

人生道路原本孤單，有愛的人生雖短暫而美好。我的朋友，你真願意做一個良善而吃得虧的人嗎？

我這兒現在是雨季了，在午後時分，遠眺一脈濃紫色的山嶺，美得醉人。尤其，早晨的太陽昇得早，傍晚的夕陽落得慢，風是低低的吹，所有灌木樹都換了葉，更了新芽。這大地是醒覺的，活着的，歌頌的。

朋友，我沒有你的訊息，而在此，祇有祝福！

有情天地有情人

(一)

峇哥，依然是十年前的山，十年前的水，十年前的那份驕傲，那份豪華的翠色，遮得人家滿船，滿眼，滿胸懷。

山水不曾憔悴，未曾蒼老。這是什麼意思呢？要告訴人們說，你們人類是脆弱的，渺小的動物嗎？不及山水一色的廣漠，安然！

第一次來峇哥的時候，我就想為什麼世界最高峰不被放置在這塊土地上？好叫這一帶的景緻更出色一些呢？也讓我們驕傲更多呢？

小時候讀了地理，就暗地裡埋怨，為什麼我家門前的小溪流不是密西西比河呢！仔細想一想，即使世界最高峰，世界最長河流都擱在我家園坵上，我又能抱着什麼心情來看待它們，或者留住自己呢？

在海邊住了兩夜，我在松樹下以月華為被，柳影為枕，看朦朧的海洋，蒼茫的天際，我在想，想十年

前的問題，和今天所得到的答案，而今天的答案，和明天的是不該「相同」的啊！很多答案是沒有標準的。

「人生的全部意義是什麼呢？」同伴在一旁，一嘆，問。

「不必一定要找到全部意義，若一天內全找到了，人生就沒有意義了。」我說。我不能肯定我的答案是對的，我只是認為的確是這樣的，所以才這麼說。

人生意義只是浮現在人生旅程上的一段記號，比如全部意義就是一包的珍珠，藏在遠方的一座山峰上，你往前走取來。日夜走着，尋覓着，用手撥着泥沙，拔着草，偶而也在泥沙中撿獲一顆明亮的珍珠，於是，你趕忙珍藏，然後，又往前走。……

不要硬生生地，太過早地把整包珍珠找到，否則，你不能享受那在坎坷不平的路上拾得一顆珍珠時候的那份驚喜！

所以說，不要把天下一切事物都收取在你的掌中，那恐怕你要瀟灑也瀟灑不起來了。有如這片千年月色，原也不該獨我擁有啊！

母怪買寶玉說：「茫茫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那一瓢飲，足夠你一生的享用和感激無窮。

我告訴那位朋友說，當有人告訴你依照某種辦法做，你將會得到很多很多東西，你不要相信他。因為你畢竟不能把弱水三千一口喝下；即使喝得下，也是一番辛苦，而遺憾終生。何必呢？學買寶玉的聰明豈不是更好？

× × ×

(二)

是我走錯了地方？抑是事物已換。我記得峇哥沙灘上，有一處遍地是長螺旋形的貝殼，怎麼今天尋不見？也許不在這個海灣吧？那麼又在哪一處海灣？

這一次來，我不走長長的木板橋，不再浴在海水中，也不到山巖下那涔涔瀑布下留連。

我也不再為一個浪濤拍岸而引起一個新奇，也不為夕陽的華麗霞色引起一聲讚美。大清早，獨個兒走在小徑上，是一種不以為然的情懷。如此的好天好地好清風。

當我走過那小商店前，突然被一種熟悉的香味兒驚嚇了，我在尋找，原來在一堆植物中，竟然還夾了一棵茉莉，開了幾朵白花，香得徹骨。這一下子認得它，真使人驚呼！

怎麼這家店主人也種茉莉花？又是什麼原因叫他

單單把一棵茉莉花帶上船，行過水，種植到這地方來？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呢？

我幾番踟躕，想向那主人討根苗，帶回家種在院子裡，再把這麼一個故事繼承下來。

夜晚時分，茉莉花淨白如從月光上摘下來的一點明亮，使人盪氣迴腸。不是我不曾見過茉莉花，而是不曾有過這種境遇，也不曾仔細如這般罷了。或者，茉莉花開在莽莽的國家公園裡，別具一格。

有曲民謠這麼唱：「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如今，才恍然大悟，為什麼那曲子如此飄揚，宛轉，原來就是爲了這般的景緻。

自己向來是麻木不仁！

到底，世界上有許多人比自己聰明最好。

一沙灘的貝壳換一棵的茉莉，也是十分值得，你說呢？年少時候高唱「創造世界」，而今這份豪氣已褪了顏色，鈍了鋒利。

如今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天際橫渡着意氣風發，任由他吧！

× × ×

(三)

歸程裡。

我坐在艇後的一截木塊上，看那旋螺槳推動時，引起的滾滾波浪，水珠帶在浪頭上，像刺繡花邊，緊緊鑲着，縫着，急速而奔忙。

這一趟回來，心情是疲累的，無可奈何的。上次來的時候，回程裡，遇上了風浪，我們登不上船，於是，和一般朋友們就在樹林中呆坐，淋一夜的雨，吹一夜的寒風，第二天早上才回到古晉。唉，都是如水鳥吻了水波，一掠而過的零碎往事。

這一趟重遊舊地，原也想檢回一些失落的，幻滅的，尋找的。但是，沒有，我依然是一無所獲！看那藍天碧海，依然是藍天碧海。

好風光，好言語，好年華，一頁頁的人生旅程，一頁翻了開去，擺着的，又是一頁新的了，也許，是所謂的：「今天，是此後餘生的第一天。」

今天的好遊伴，明天又未必與你同在。

繫不住的日影西移，也繫不住你我的腳跟，你看到彩霞在天壁上的一扇門後被關掉了。一個夜裡，另一扇門開了，迎進了朝陽。

多少零星的往事串成了記憶，來不及挽留或可惜，一幌兒，就捉不住了，像投下一塊石在池塘中，水波漩個小圈圈，漸而淡却，你跳進水裡去撈吧！怕也

只成了個笑話。

當你覺得世上有很多笑話不再可笑的時候，你是成長了。

希臘神話故事中的海倫，和她的愛人乘船擬往珍珠島去，誰知宙斯存心破壞，命令風神把她們的船吹到另一個地方去，於是，開始了另一個悲劇故事。

峇哥的景緻安逸，若在此處住上一年半載，也許足可使你忘了自己的名字，每一個名字就是一個故事。天地浩闊，無際無邊，人類幾千年的歷史都可以過去了，你我身上的一個小故事又算得了什麼？

「我不借明天的太陽，因明天或許陰暗。」宇宙的四季替換，草木的各得其所，月的圓缺，從未失錯，而萬物之靈的人，至今仍還未想出解決自己問題的最佳方法。戰爭，依然還是戰爭，糾紛還是糾紛。

由峇哥回到古晉，須費四個鐘頭的水路。當艇停在碼頭，我被喚醒。四個鐘頭的胡思亂想，還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就說人生是一個回聲吧，那況且要選擇在靜謐的深谷，迴盪着你的喉聲，飄揚，飄揚。仙女散花的那一籃子繽紛，我已不再俯身撿拾。

秀麗江山我手量

八月下旬，第二省的峇當艾（BATANG-AIR）的水力發電站的測量工作完畢後，返回古晉休息了幾天，大波士又分派我們三班人馬往第七省開始另外三個同樣性質的測量工作。

我們由古晉乘快艇到了詩巫，在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再由詩巫搭快艇沿拉讓江而上，到了大約兩百多哩外的布拉加，之後，再乘小艇約一個半鐘頭的水路于峇萊河（BATANG BALAI），另兩批同事被派往更遠一些的「BAKAN」搭營。

我們也在中途的加帛過一夜。第二天大清早有一班六點開的快艇直到布拉加鎮，在那兒我們整理了用具和食糧，並住了一夜。早晨時分，乘搭另一艘快艇起程，我們便到了峇萊河畔的一座加央族長屋中。

這座長屋水電俱備，環境整潔，長屋的裡裡外外收拾得相當乾淨，甚至連一根烟蒂都看不見，雖然長屋中的男女老少都吸着烟。於是，我們便在長屋中租

了一個房間。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樣，加央族朋友熱情、好客，經常請我們喝他們自釀的白酒，誰要是不喝，他們就想盡辦法「迫」你喝下，比罰酒還「可怕」。

也許，不來到婆羅洲內陸，就永遠不知道這拉讓江上游兩岸的美和它的高深莫測！

你讀過李白的詩嗎？——「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不過，在拉讓江上猿聲倒是聽不到，萬重山的確是萬重山了。快艇駛過布拉加這段水道更是險象環生，這兒的水流湍急，岩石密佈；在艇上要把窗門緊閉，破浪而過，據說更可怕是碰上漩渦！偶爾，可以看到低飛的犀鳥，聽牠們像鵝叫似的啼鳴。

我們工作是由每天早晨七時正開始。我和另一位同事帶領了十幾位工友分兩批出發，朝那莽莽森林走去。晨露沾濕了我們的衣褲、鞋子，霧在半山腰飄繞，不知名的鳥在啼叫，松鼠在跳躍，一個極端幽靜的人間。那戰爭，吵鬧，混帳的世界彷彿都已不存在了。誰要是有一天把外界的種種罪惡帶進來，誰就作孽

峭岩，石塊，樹木和野藤上的如劍一般鋒利的芒刺，我們已不當成是一回事了。攀越海拔一千四百尺的山峰，要把它當成走平地似的，我們就像一群老牛似地在挨。

「牛，現代牛吃維他命草，命也好得多。」

「牠在等着挨刀罷了。不，現代人殺牛用電流，那會比直接挨刀舒服得多。」

「你奶奶的，我看你的臉和牛臉一樣俊俏可愛哩！」

「我看他更像一隻就要中槍的鹿。」

「我也有同感！」

往往，最後發脾氣的人就是那個最多嘴的傢伙。

測量河面會比較輕鬆一些，這河面闊約半公里之遙，通常不下雨的日子裡，河流緩緩。假如一場大雨之後，這河水滔滔滾滾，小舟在上面行駛極吃力，翻船事件更是常見的了。

公尺，公分，點，這些數目單位塞滿了腦袋，甚至吃飯的時候，碗中跳動着也是這些阿拉伯字母。瞄準度量器的三腳架，從山峰上，河岸邊，沼澤地，該搬去那兒就搬去那兒。沼澤地上的水蛭倒把我們當好

朋友，緊緊隨在腳後跟，踢也踢牠們不走。往往，晚飯後，在油燈下，計算工作忙到十一時，比牛還操勞。

這一帶有幾座山就和石隆門的山一樣美。（從我走遍砂州，我發覺，只有故鄉（石隆門）的山最富詩意的美）。而這兒的山，不如說是座光溜溜的大滑板，有些角度竟然連個巴掌大的踏脚處都找不到；必要的話，我們一天得爬兩三座此類的山。把爬山當遊玩是一種樂趣。如爲了要找一口飯吃，感受又不相同了。

罐頭食品，最容易使人對其發膩，所幸這廣漠森林中的河流裡的魚產最豐富，聞名砂州的「白丁」魚，捉在手上還蹦蹦跳，少說一條也有四斤以上。通常，只要一下網，捕回的必又是滿筐。我們的廚師是馬來人，所以，他煮魚一概先把魚肉泡上咖厘粉，吃起來右是咖厘魚，左也是咖厘魚，最後，受不了，只好自己動手了。我想一個人不懂下厨最吃虧，除非他一輩子不出門。

狩獵，也是食物來源之一。有一回，加央朋友獵了一隻鹿，相當大的一隻公鹿，他們砍了一隻腿送給

我們，足夠我們一班人吃上了三頓。

長屋居民的米糧自供自給，一次的播種足夠一年的食用而有餘。剛登場的新米芳香撲鼻。椿米，是婦女們的日常作業之一。看她們的木棒子舉在半空飛舞，像茶匙一樣輕巧。在這魚米之鄉生長的男女老少都顯得身體健康。

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對「古晉」只是聞其名吧了，只有少數到過詩巫市。通常，他們得徒步走一段陸路到了一條河流，再划船前往民都魯。這布拉加地區臨近民都魯。

這座長屋離峇萊河約幾百碼之遙，河水退潮了，河中央便呈露着一個小島（那裡一大堆石塊），水在小島的四週流轉，日光照耀，水波浮跳着，好幽美。有朝一日該發電站建成後，浩瀚的水所淹沒的土地將會比峇當艾的範圍更廣大。

十一月初，我乘搭設計該發電站的德國工程師的直升機返回古晉。離開之時，加央朋友都來送別，並叮嚀我買白糖寄去，那兒缺糖已久了。一個人情味重的美麗的地方，我暗自告訴自己，一定要再回來！這些日子來，我走遍砂朥越七個省份，也測量了林夢新

飛機場和民都魯的深水碼頭，並在汶萊邊境工作一段時間，而這峇萊河畔，是我睡得最安適的地方。

將來的日子裡，我或者在茫茫大海的鑽油台上，或在複雜的電子儀器前，在我最沉悶的時候，我會更懷念那像珍珠一般純真、晶瑩的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朋友們！

28·11·80

註：本文根據舍弟黃國康的口述而改寫。

海的小曲

青山港口的燈塔，在夕陽西下，晚霞褪盡的夜空中，開始吐放那劃破水面、夜空的光芒，又彷彿含着柔情萬縷，默默地揮着手送客遠去，招着手，迎客遠來。

今日是農曆十五日，我在小輪船上，依着欄杆站着。海風一陣輕，又一陣重，只是不帶寒意，更任它不間歇地吹着。我靜靜朝着東方凝望，要親身領略「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時」的情景。

身為水手的堂弟弟在一旁說，這實在沒有什麼可看的，又說詩人寫的東西是在騙人寬心的，他認為月光如銀的大海面，更倍覺一片悽愴罷了。

我打量這位十六歲便上船當水手的堂弟，在這麼多的年頭裡，他在海上看了多少個月圓月缺；向來粗豪的堂弟，不懂他何時也有這難言的感傷哩！

何嘗不是呢，明月在波濤的迎接中，起初像用扇子掩着半邊的臉，嬌羞答答似的，才漸漸露着圓圓的

臉。白雲舒展在蒼蒼的半空，有幾朵趕忙上前給他捧送歡迎的花串，仔仔細細，殷殷勤勤，深怕怠慢了，被責怪似的。

此時天上的星星也一顆又一顆跳出來了，海面的波鱗閃着冷光，那是粉末和胭脂被撒在浪花上，黏貼緊每一個波濤在飛着，濺起。由遠至近，猶如可以用手巾把一切都包裹起，當伸開手却什麼都捉不着……

一片蒼茫的大海上，的確有一份何去何從的迷惘。

堂弟陪了我一陣子，他說他倦了，要回艙房睡去。獨自看一段時間，反而有失落的感覺，於是，步下小梯，到艙底的客房去。我和衣著鞋躺下，由床前的一個小窗口望出去，月光的普照縮小了，也就安寧得多了。只是思潮平靜後，才發現濤聲洶湧，我在搖擺中沉沉地睡着了。

夜半，忽然被驚醒，我睜眼一看，是堂弟站在房門前，對我說：「天下着雨，風浪大了，我來看你睡得可安好。」

聽着堂弟的話，才發現船身果真激盪得厲害，再一個傾斜，我就差點掉下床來。堂弟見我沒事，把房

門帶上，走了。自己就一會醒一會睡地到天亮。

當看見晨曦自小窗外透進來，起身梳洗後，急忙趕上艙面來。

金色的晨光像用一把金絲綫編織成的網，絲絲地緊密地交扣着；海面上，桅杆上，和我的頭髮上，彈着，掛着，拉着。昨夜的浪濤都平靜了下來。碧海、蒼空，像被人用清潔劑洗滌過，自身彷彿在另一個境界中，而不是在污濁的人間。

不一會，太陽升高了，它抱滿懷的雲彩，坐在水平綫上。此時的海面更加晴朗了。我看到漁船十多艘，分散地，川行在大海面，漁船有着和海水相反的各種鮮艷的色彩，十分悅目。

繫着魚網的浮標，有紅、黃、白的顏色，也散佈在茫茫的大海面，千千萬萬個，像千千萬萬朵的花，抬頭望去，大海——原是百花齊放，萬紫千紅的花園呢！

只是遠山有些兒朦朧，成了一系列淡淡的輪廓，被誰安置在遙遠的一邊，有些受委曲的樣子，青山若有知，也羨慕這自由自在的海濤呢。

「這是哪裡呀！」我驚奇地問。

「詩巫的丹絨瑪尼海面。」堂弟弟答。

他在整理魚鈎，很專心地。他赤着膊，陽光照射着他，連鼻端也浮現一層朱紅色。

釣魚的繩索又長又粗，他警告我莫拉縛在桅杆上，拖在水中的索子，否則，放手不及，會被切破手指頭。大海中的魚，不是堂弟小時候在小溪邊釣的小鯽魚。

堂弟說，他把釣到的魚晒製成魚乾，方便收藏起，再帶回家。每一次的航行整十天的時間，這是他工作上的另一項收入。

幾隻海鷗掠過我們的頭上，張開着翅膀，向遠方滑去，堂弟揚起手；再向你們吹着口哨，一隻飛遠了，却又倒回頭，緩緩地在桅杆上繞了一圈，又飛遠了。

我問他是不是海上航行的友伴，堂弟驕傲地說「是的。」每一次在這段海面上經過，必定遇上牠們。

海上的中午是枯燥的，不比早晨的喜悅，夜晚的安祥。我不聽水手們說海上的故事了，回到房裡，躺着讀書，囑咐過堂弟，我要看夕陽西下的海面。堂弟聽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不說什麼就走了。好一些時候，我昏昏欲睡的當兒，堂弟來找我了，說：「快點上來吧！夕陽馬上就要落下去了。」

我拋掉手裡的書，匆匆趕到艙面來，往西邊一看，在浪濤起伏之中，夕陽的圓臉貼近海面了。穿着金色、銀色衣袍的雲朵，在拱着它，不忍心離開它左右。海風吹得更急，帶着潮聲，像管絃樂隊在演奏一闕別離曲。

除了堂弟，站在一邊還有另兩位水手，我們都不語。已成了半圓球般的夕陽，像被誰用繩子在另一端拉住了，緩緩地，輕輕地，到最後一句話也沒說出口，就完全沉落下去。

只有彩霞像歡天喜地的小女孩，都穿了曳地的裙子，在起舞。堆放在她們周圍的，有開在山坡上的山茶花，開在水中的蓮花，永遠只開在屋簷上的胭脂花，只愛開在欄杆外的美人蕉，最愛熱鬧的鳳仙花，此時，全都開放在一塊了。

浪花滾滾，彷彿在自感羞慚，更通紅了臉龐。「夕陽永遠只有那麼一個，只有霞色不曾相同。」堂弟在說。

濃了之後是淡了，於是，一朵彩霞失了，又一朵彩霞失了。天空，大海，被暗灰色的墨水塗抹着，越塗越深，越重，越濃。……

那兩位水手不懂什麼時候走開的。堂弟在一旁催

我到厨房吃晚饭。正要跟他走下小梯，蓦然抬頭，見一盞燈火也同時亮了。

稿于白雲深處。

青山一點和烟遠

—哀祖母

祖母死了，祖母現在不必流淚了！

當聽到祖母逝世的消息，自己心中原有的一種沉重忽改爲輕釋；雖然，我知道，從此開始的是無窮無盡的惆悵與思念。

自小，我在祖母種的楊桃、番石榴、水桃樹下徘徊，留連，直到我離開那個老地方。

前些日子，我問一位堂弟說祖母心愛的那口小蓮池還在否？蓮花依舊盛開嗎？堂弟說他不知道，不知道那片園地上有着那麼一口小蓮池。我才猛然驚醒，啞然地告訴自己，都二十年了，怎麼當它是昨天的事兒來問起呢！

祖母的老家和一所小學校毗鄰。她病中也跟着小叔住在學校的校工宿舍內。校園內有幾棵愛開黃花的金急雨。紅色的相思豆天天都落滿一地。雞蛋花白了瓣兒，黃了蕊。校園是世界上最幽美的所在哩！二十年前，新堯灣小學校園內也種滿玫瑰、葵花和纏滿棚

子的爆竹花——雖然，這一切都不屬於自己，可也分得一份榮耀，光彩。所以，我曾對祖母說她和校園可真有情誼哪，好美麗的安辨哩。

祖母的老家園是一塊平坦的土地，較遠處是一座如牆壁一般平直的山坵。越過校園和那條道路，就是砂勝越河了。雨季裡，雨水就是那樣肝腸寸斷似的哭泣着，使到河水急湍地流着。

我記得那年的水災發生時，交通斷絕了，父親帶了我，越過幾座荒山，還游水過那個山谷，來到祖母家。那小鎮，校園都浸在水中。祖母跟着小叔父一家搬到山腰上，住一間臨時搭成的小房子中。雨水接連下了三個星期了，高漲的水淹沒了祖母辛苦種下的果樹和胡椒。

天上落下來的雨，千滴萬滴，都滴進祖母的心坎裡去。我當時可曉得什麼呢？只看到好玩極了，只差還沒有站在雨中引吭高歌呢！

祖母種菜的園圃中，習慣在菜畦邊撒下鷄冠花、鳳仙花的種子。她老人家尤其偏愛橙色的鳳仙，種了滿滿一畦，開了像一團的烈火。我明白，她也曉得，花朵，能使有所缺乏的人生看起來豐滿一些！

「要喝茶嗎？自己斟。」

天氣熱的日子，到祖母家去，她就喊我們倒茶喝去。

我看了看那細長的肚子，繪了青葉紅花的茶壺罐子，不說喝，就是站在遠遠地望着，已感受到那壺番石榴茶水的苦澀味了！

因為祖母的園子中種了好多番石榴，她採下番石榴嫩芽，晒乾了，封在罐子中，天氣熱了，她就朝罐子中捉了一把茶葉，泡了一大壺的番石榴茶，我當然也喝過一杯，所以，永遠不忘記那猶如人生一般味道的茶水。

去年，很偶然，祖母說起那棵棗椰子樹已枯死了，我吃了一驚，問說怎麼會枯死的呢？「都是四十幾年的樹了。」祖母說，如那流星隨即消失前的鎖定。八十幾年的歲月，如何能不使人把世事看透呢？

那棵不曾開花結果的棗椰子樹，細長的葉子聚在梢頂，沒有分枝極；風吹着，發出的聲音像撥弄琴絃。那阿拉伯人的糧食，祖母怎麼把一棵種在她家房子前呢？使人連想起黃沙滾滾的沙漠與駱駝。

祖母有一頂竹笠，是她自己編織成的。她常戴着它到園坵工作去。那一次，下雨天了，家裡沒有雨傘，我便砍了片香蕉葉，擋風雨，走那一里多的路，到

了學校，全身濕透了。祖母知道後，拿着她的竹笠遞給我，叫我戴着它。那討厭的雨季，天天都下雨。

戴竹笠？那土里土氣的東西嗎？我是寧可淋雨濕透也瀟灑些。我搖頭拒絕，把祖母的一番心意擲掉，如拋去一根樹枝似的。如今想來，真叫人無限唏噓！

祖母的園地上有各類果樹。同樣的，祖母家廚房裡也盡是好吃的東西，新鮮的落花生，鬆脆的木薯，香噴噴的蕃薯，都是祖母親手種的哩！

想一想，小時候，我們也吃仙丹花蕊中的糖漿，野山茶樹的紫色果子；啃一口，舌頭也呈着濃紫色。無花果的麻澀味，榴槤花的甜膩，以及小巧動人的桑椹，都令人難忘。

噢，太陽底下的世界原是美麗的啊！

想一想，祖母給了我這麼多東西，我又還她什麼呢？沒有，即使祖母在最需要人陪伴的時候，我都不曾好好陪過她。最後一次見她時，她還是萬般掛慮地說：「物價高漲呀，日子真不容易過。」我說祖母妳就不要管太多的身外事了。那段時期，因為疾病，行動不便，她懊惱、傷心，常孤坐在一角，獨自揩淚。我不喜歡看人哭泣，所以，總是借故避開去。

我欠下了祖母那太多，太多的恩惠，而不曾償還

；雖然說人死了，人世間的事已和她無干。我唯有祈禱，求上天能賜她一處安息之所，以慰祖母在八十七年的人生歲月中，所受的苦難和煎熬。

地氈草

住在鄰家的那位伯母嗜吃地氈草，至少她給我一個這樣的印象，在後巷的石礮上擺了幾個鐵桶和木箱，在其中盛了泥，就種了好些的地氈草，而且，又肥又嫩，青得迷人！

我問她怎麼吃呢？她說用來煲鷄肉，清涼，味甘，吃了可以除百病——也許是的，這位伯母年近七十了，她的健康很好，從來沒聽她訴說風濕痛，血壓高，心臟病之類。每天早晨五時多，就聽她提了水到後巷澆水了，做起事來和年輕人一樣輕快，是不是因為多吃地氈草的功效，就不得而知了。

地氈草平鋪地面生長，沒有莖，繁殖得快，不需要特別照顧它也很落力地生長。從曾祖母的屋子的後院到今天的後巷中，我對它是又親密又厭惡！

在我小時候，這窮鄉僻壤，假如有誰生了病就馬上去看醫生的話，那可是天下奇聞。除非真的病得嚴重，病得跑不動，要不然，大門之外的青青綠草皆可入

藥。其實，在大自然中生長的動物們都懂得治療自己，何況我們是人呢！

當然，我們的「赤腳醫生」到底不是江湖佬，他們不會存心要你上當。即使你吃了他們的祖傳秘方不痊癒，他們也不會要你一毫子，你頂多在床上躺多一天，再去鎮上買包便藥，和着熱水喝下，蒙上被，出了身汗，明天一清早一樣荷着鋤頭種田去！

不過，某種草兒治某種病疾，確實是也有收到奇效的例子，不能不令你感到佩服和驚奇。誠然，吃草藥比喝神廟中求來的符灰水高明得多，新鮮的草，至少也含有維他命 C 吧！

我們家中不管是誰生了病，發高熱，嘔吐，母親總一句：「拔幾棵地氈草回來……。」單聽這句話就有如醫生吩咐護士說：「打針，吃藥……」一般的豪華氣派！

怎麼吃？當然不能公開，秘方也。所謂「良藥苦口而利其病」，不如說，雨淋日晒中長大的人不輕易就死掉。我七八歲那年就生了場病，躺在床上兩三個星期，吃得依然是「秘方」——地氈草。如今，看着新的一代輕輕地打了兩個噴嚏，就趕忙去診療所排除

看醫生了，看得我直眼紅，不免偷偷埋怨自己，何不遲出世幾年呢？

好多個月前，看一部非洲落後民族生活的記錄影片，好幾位朋友看了都大大地嘆息並大驚小怪——嘔嘔，好可憐！而我對此是沒話說的，或多或少，我也不禁反省一下自己。由別人看來，或者由非洲民族的眼光看來，我是不是也比他們落後哩！不過，生了病喝符灰水的確和非洲土著吃泥土治病有相等的味道。我們吃地氈草雖然「原始」一些，倒是有根有據的。（國際醫葯協會曾研究過好多中葯草有治癆的成份，地氈草也在其中。）所以，自然就文明得多了。

萋萋芳草

祖母的那所屋頂剛換了新亞答片。黃澄澄的葉片，在陽光下，看來是新鮮，乾淨。幾天前聽祖母說房子太老舊了，下雨天，總是這兒一滴，那兒一滴，淅淅瀝瀝地漏水。經過叔父伯父們的合力，只用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拆掉了舊亞答，換上了新的。

在新蓋的屋頂下，坐在房子中，挺舒服，彷彿由窗外吹來的風也是新爽的，混着亞答葉的芬芳味！

當我在欣賞這新鮮的環境之時，祖母在門外喊我，並遞給我一個大竹籃，說：

「幫阿婆提個籃，我們去採木薯。」

我起來提了籃子，祖母荷了鋤頭和一把刀，我們往園圃走去。

祖母的園圃靠近一口池塘，池塘旁種了三棵水桃，水桃結了粒粒肥油油的果子。我看到兩隻大鬃尾巴的松鼠在樹梢上掠過。牠是見了人來，吃了驚，躲進附近的樹林中。

「松鼠吃水桃了，阿婆。」我說。

「任憑牠們吃吧，牠們吃不了多少！」

祖母說。像在埋怨我挑撥是非似的。自己反而覺得和小動物過不去有點小器。

祖母用刀子斬了一棵木薯，再用鋤頭掘了木薯仔。薯仔深藏于泥土中，我用盡氣力，一個一個拿出來。掘了兩棵的木薯，就裝滿一竹簍了。祖母還削了兩根木薯杆，拖着帶回家。我問她留來做什麼用呢？她說：

「留着做秧苗用呀。你想吃飽一頓，明天就不肚餓了嗎？」她繼續說：「種稻要留穀種。種瓜、種豆，要留第一回成熟的，不可盡吃光。」

我點頭，預備把這話深深記牢——我真的到今天都未忘記。

原來，木薯杆是斬成一截截，放在蔭涼處收着，不讓其枯乾，日後可拿來栽種。

有一首歌這麼唱：

「我不借明天的太陽，因明天或許是陰暗。……」人，豈可不為明天作個準備！

木薯全部收成後，茅草又長遍空地了。南風一吹，翻着綠浪。祖母抓起鎌刀，把草劈了；待草被太陽

曝曬後，用火燒過了，呈露出黑黝黝的土壤。她掘鬆了泥土，撒下種子。這一回，先種落花生。花生米的時期短，收過後再種其他。原來，栽種也有次序。

落花生開着黃色小花，鮮明，美麗。花朵開在根部，待謝了，小莖兒伸入土中，才結成花生籽，所以一些工作需要符合時期。

「鬆土要趁花朵凋落之時，否則，硬泥土長不出果實來。」祖母說，她用鋤頭在泥上翻動。

栽種有時，收成也有時，這是自己的血汗累積而成的學問。

花生泥土鬆過了，祖母稍閒空下來，她蹲在園圍邊的一畦植物前拔草。那排植物肥嫩，青翠，葉片子細長，莖上萌了許多花蕾。

「這是什麼花？」我問。

「是鳳仙花呀，都要開花了，還不懂得分別嗎？」祖母說。

「種鳳仙花來做什麼用？」我問。

「種來看她的美呀。鳳仙花開起來是美麗而熱鬧。」

「但那不能吃。」我突然記起鄰居阿英的父親曾說過種花不如種菜。

「人是有意識和智慧的呀，單是塞飽肚子也不行。」祖母拭着汗說。

「我不懂。」我迷惑。

「所以，你們要上學堂，識字，懂道理。阿婆不識字，有道理也說不來，很吃虧的。」

我注意祖母的臉，頭髮已十分花白，一頂的竹笠影下，雖然皺紋滿的額，眼瞳是精神奕奕！

一星期後，我再去祖母的園圃中，陽光很烈，晒得花叢滴出油漬來似的。那一畦的鳳仙花也盛開了，繽紛，艷麗，蜂蝶在花上兜兜圈子，像捨不得離開似的。

我不曾見祖母到鄰居家去「串門子」，也很少去拜訪親戚。可是，來訪祖母的親戚朋友却很多，尤其是小朋友們，最愛逗留在石榴和水桃樹下。若有親友來訪，要離去前，祖母就抓了把刀子，往園圃中去，或者是一束通心菜，半籃子的長豆，或者是一袋的甜薯，……。總之，祖母說，人客從遠地來，讓人空着手回去真不好看。咱們又沒有值錢的東西，只有新鮮的菜和果子。毋怪，祖母的園圃中長年果蔬不斷，大部份是種着送人用。

祖母愛動物，養狗，養貓，但不養鳥。有位堂弟

捕了一隻雀鳥說要養着，祖母走近鳥籠開了籠門，讓牠飛了，還責備說：

「把你關進籠裡養，你要不要？鳥兒也一樣，牠是飛慣了的。」

所以，我們這班兒孫輩，無一人敢養鳥。因為，我們常記得：「把你關進籠裡養，你要不要？」這句話。

二十年後，祖母隨着小叔父遷到市區來，住在庭院狹窄的小房子中，那環境對祖母來說是委曲了，雖說是都市熱鬧車如流水，更不及鄉下的青山小溪，天空地闊呀！祖母那時已年近七十，體力已衰弱，她希望回去；但留她一人在老地方也不行。她只好勉強地收拾起包袱，臨行前，像和小叔父簽合約似的，說待小叔父退休後，一定回鄉來。小叔父是滿口答應着。

在市區住了幾年後，祖母的年事已高，健康已完全失去。我去看她，她坐在一張板櫈子上，凝視簷下的十尺方闊的草地，對我說：

「等多兩年，小叔父退休後，我們回鄉去，再整理那塊園圃。」

「是，阿婆，妳可以再種落花生，木薯和鳳仙花。」我欲哭無淚，說。

祖母聽了，笑了。她稀疏、花白的頭髮，茫然的眼神，很濁重的喘氣聲——我彷彿看到一棵老樹，在掉着最後幾片枯葉。

小叔父也只有沉默。對這位老人，只有憐憫。

「我一定要回去，那兒的草一定長了，把它劈開，燒了，再撒種。」祖母肯定地說。對前景有着無比的期盼。

我何曾不希望時光能倒回二十多年前祖母的健康歲月，還有那一畦鳳仙花的顏色，也要它永不凋零地為祖母開着。

花開的內涵

無論花朵開在什麼地方，什麼季節裡，她們都會盡情地吐放！

這幾個早上，爲了載送一位老先生，我都來到政府癌症鑑療所前，這鑑療所前面的空地上栽了各類花樹，梢頭上萌着欲開的蕾兒，這些花樹原是生長在山地的溪流邊，如今被栽植着，還開起花來，又是另一樣的風采。

室內的椅子上，坐着等待鑑療的男女病人。病人當中各受鑑療的次數不等，有二十次，三十次，或五十次，由次數看，大概可猜測一些病情的輕重了。

我不能體會病人的心情是如何的？消極？矛盾？悲苦？孤單？還是一天又一天都抱着滿滿的盼望？

爲什麼三層樓的走廊，窗戶都按裝上牢牢的鐵條，要預防什麼？

是幼稚的我又爲病家作無謂的憂愁嗎？

播音系統在唱着流行曲，竟是一曲又一曲灰色的

歌，是聽的人比唱的人更心酸嗎？爲什麼？是選播的人沒有肚腸？

十分感謝，在這兒服務的醫生和助手都是溫柔，智慧的。一句鼓勵的話可使病人的心情鬆懈，他們比誰都清楚和了解。

「雖行過死陰幽谷，必不怕遭害。

因爲上帝與你同在……。」

那位年輕英俊的助手就這樣提醒老先生。老先生本是憂憂愁愁的來，却也得着了安慰。治療，不能只單靠設備和葯物呀！

一點一滴的慰藉，日子也好過呀！

所羅門王說：「一句話說得適時，就是金蘋果落在銀網裡。」

醫生、護士和助手的口中有的是閃亮的金蘋果，只要他們不吝贈予。

看那些病患者在忍受鐮療的折磨，提示了我不可用輕薄的話來論人生，因我還不配！

爲什麼有疾病？

因爲有痊癒的欣喜？

爲什麼有死亡？

因爲曾經燦爛的生命？

「明天，同樣時間，你再來載我。」

把車子停在老先生的家門前，老先生下了車，回頭對我說。

我當然是一萬個答應，我知道，他實在也沒有幾個「同樣時間」的日子了。

看着他緩緩地走進他家大門。雖然身體憔悴，蒼白；他却有着甦醒的靈魂。他自己更明白，生命的源頭在哪裡。明天，我尊敬老先生的明天！

行在路上，看那路邊開着叢叢美麗的花，花容燦爛也必凋零，也必消逝無踪。

花謝了，是因爲他開過了！

生命，我尊重生命的莊嚴！

莊嚴，是生命的全部過程！

畫竹

年少時候曾立志要做個畫家，真的，當時確也認真地，無師自通地學起圖畫來，用的顏料是水彩。最興趣的是竹的寫生。不爲什麼，因「家在竹蔭邊」，所以，對竹，自然有一份特別的欣賞和好感——。到今天，我依然對竹有着無比的懷念和緬想。

「竹憐新雨後，山愛夕陽時。」

在荒僻的谷中，或在曠野上，它似乎不選擇土質，氣候和環境，只要有根苗在，它都可以穩健的生長。因爲竹的生命力強而韌，對農人來說就有些煩了，園坵中若長了竹叢，要砍伐去就要費一番的工夫。

我最愛看那直徑有七寸闊的竹，梢頭搖搖曳曳的直插雲霄，風過時，那秀氣靈巧的枝極綴了小葉片兒，擺弄着有聲無聲的低吟，細語，更是萬種愁緒似的，還映着藍天白雲！

每一年的冬至之前，天氣是雨多晴少，鄰居的一位老媽放下田中的農事，在午後，便到竹林去，挑選

適齡的竹竿，通常是兩歲左右，砍下後削成片，再拋入溪流中，浸它三四天，撈起，晾乾。再仔細剝過，磨成薄薄的長條。老姆就坐在屋簷下，編篩子，簍子。

冬至之後，那篩子中晾着糯米，於是，趕在春節之前，阿姆的木杵子响了。「聽，阿姆舂糯米粉，製年糕了。」

我會應着木杵聲响，到阿姆家去，蹲在一邊，看阿姆的木杵子在臼上一起一落，白米在臼中跳動，很快就成了粉末了。那時刻，充滿着節日的芳郁味。

然而，舂米的聲响猶在耳，阿姆已逝世多年了，想來世上又少了個懂得生活的老實人。「世事多慮祇自傷」，經常在午夜夢迴，再回到舊日園地上，走在金色的陽光中，到阿姆家去，看阿姆編竹篩，舂米。

……

那時候，因為住的環境偏僻，所以，沒事做的時候，我常獨個兒跑到深山裡去，採野胡姬。要不然，就躺在岩石上，仰頭看竹。看竹的性情，看竹的骨格，也可以度一個炎熱的下午，而感滿足的。

在翠綠濃濃的竹林中，不能少去看那枯葉的掉落。我發現，竹葉的迎風而飄的姿態也是迷人和脫俗的

，一點也不是落葉知秋的淒涼味。也許那竹葉是頭尾尖細的緣故，它旋轉在空中嫵媚而落下，像在低聲誦讀一首綺麗的小詩，才默默含笑在天地中消失。

「一寸光陰一寸金，養華天氣半晴蓀。」

光陰的飛逝使人感吃驚。到今天，我已完全放棄畫畫的念頭了，偶而也打起精神計劃從頭學起，繪一抹斜斜的竹籬也罷，一節節的豎立也好，或是收集雲霄中的靈巧。……

我讀着一首外國人寫的「竹」。

「竹啊，我愛你的無盡搖曳。

竹啊，我愛你的輕聲嘆息，

深夜獨醒我傾聽，

絮絮私語，

如薄紙擦過岩石，

敲擊着內心深處，

竹啊，我這顆衰老的心。」

如今我常見的竹只是一些矮小的土竹，或是圍籬笆所種的刺竹。雖然都是竹，倒沒有森林中生長的，氣勢迫人的大竹，使人傾心和仰慕。在新加坡聞名的中國花園中也種了遍地的竹，因為經過人工修飾，塗脂抹粉，早已少了自然界的原本的蒼鬱味了。

永遠的拉讓江

我常說我要去看海，也常說我要再去看看那拉讓江，看那江水依舊迢迢否？看那海洋依舊浩瀚嗎？海上的夕陽依舊燦爛？依舊的霞色在飄揚？

當船行過古晉的青山港口，已是夜幕了，唯只見山巖上的一座燈塔，在放射無比的光芒，一次復一次，不間斷地閃耀，橫越那片漆黑的海面。自古至今，使多少流浪的旅人能在光明中感受到人世間尚存在的一絲溫暖。好親切的光芒哪！

「那叫燈塔。」我說。

「燈塔。」他捲着舌，費力地學着口音。

他是一位西洋人，有一雙湖水一般湛藍的眼眸，凝着無比的單純色調。金色的頭髮像初昇起的朝陽，洒在碧綠的草地上。笑起來的樣子，如雨水滴落在青松樹上，那雨中的青松樹自有它另一份的自在與瀟灑。

他坐在我身邊說他要學華語，於是，我教他說「

燈塔」，希望他天涯海角去漂泊的時候，到達任何一個海港，看見那高高的照明物，能記住一句華語「燈塔」。雖然，我沒有告訴他，燈火光明，燈塔底下最暗，它照亮別人，委屈自己。

「我要到詩巫去，到長屋看看，然後，坐船去西馬。」他說。

看來，他是屬於年輕的一代，探險的年齡。真羨慕，一個人能擁有自己的世界，這比鑽石還寶貴。假如時光能倒轉，我想也一樣四海為家，漂泊去，省得被現實捆綁，勞累。

夜深了，海風吹得緊，站在欄杆邊感覺有些冷。同行的同伴都到艙內睡去。我捨不得夜的海洋，看它那空曠的氣魄，實在不想離開，設法儘把這景色收入眼底，藏在心中。

「我好冷。」他說。他實在是病了。他說剛上船前，由博物院走出來，天在下着大雨，他被淋濕，又趕着來搭船。看他穿得很單薄，一件棕色的方格子短袖衫子，褐色的長褲，猛喝着捉在手上的啤酒，又在猛打噴嚏。強烈的海風吹散他金色的短頭髮，看他有些的狼狽，連我也感覺得一陣一陣的寒氣迫人了！喝啤酒能解熱驅寒，這是西方人的論調。倒希望真能收

到功效！

「我從美國來，到古晉，我先上教堂。」他又說。又喝了一口啤酒，我看着，不免暗暗地吃了一驚。他當然都有着一份好心情。但我知道，他上教堂，在那裡，討取是一篇樂章。當然那是他的信仰，他的依靠了，要不然，自己走在街道上，哪裡找同伴去呢？忽然，我記起美國一名紅歌星英里夫唱的一首歌：「……，建立我，領我走，我疲倦，我軟弱，我苦愁；經風暴，過黑夜，求領我，進光明，主……，牽我手。」

我不懂他叫什麼名字，記住一個人的名字是一種負擔，認識一個人須有小小的付出，所以，我不想知道。

× × ×

我不習慣和那麼許多搭客擠在一個艙內，許多的搭客都睡了。我選擇那長長的板櫈躺着，以皮包為枕，穿着鞋子而睡。一覺醒來，是凌晨二時半。我發覺船的引擎已減低速度，起身到欄前一望，原來船隻已行過海洋駛進拉讓江。

拉讓江，凌晨中的拉讓江，冷冷的天邊接着杳杳水霧，結成了鐵一般的顏色。兩岸的輪廓若隱若現。

也許因為精神差，獨個兒站在欄前看，此情此景，使人倍感人生容易，有一股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天地蒼茫哪！

四時許，船停泊在泗里街碼頭，搭客們紛紛整理行李，要上岸了。我和同伴們因為要等車子，必須待天亮，只能坐在艙內閒談。

他却捲曲着身子，躺在鋪子上。要是我和同伴們走後，偌大的一個艙內，只剩他一人了，我不懂護理只能坐在一邊靜默了。也許，這艘船到了詩巫碼頭，他還爬不起來，便問他要不要到泗里街鎮上去找醫生。

「不，我不看醫生。」他說。好堅定的口氣。

我聽了，更為他擔憂。想一想，自己也曾臥病他鄉，孤零零的，想討一杯水喝都喊不出聲音來的苦處，不是自身嘗過的滋味，想也想像不來。更何況，在路途上，誰有心腸過問？

兩個鐘頭後，天微亮，來接我們的車子該到了，同伴們都提起行李，我當然也跟着上岸了。

早晨的冷風拂面。江面上的漁火也稀稀落落，一些人已趁早起來營生了。

在泗里街逗留半天，下午時分，我和同伴們改乘

快艇往詩巫去。快艇，行駛在寬闊的拉讓江上。

拉讓江，永遠的拉讓江啊！依舊是膩人的藍天，膩人的陽光，膩人的水波；更又是一重重，一堆堆，一疊疊，那膩人的綠哪！更彷彿那一縷縷膩人的柔情！

到達詩巫碼頭，已近黃昏。我踏上那浮動的碼頭，見了街上的塵土飛揚，行人，車輛，房屋，有着一層疲累。或為，是我自己真的累了。

我問一位同伴，那艘船可也到了詩巫了嗎？她說不曉得。我猛然想起來了，那患病倒臥在艙內的陌生朋友可好些了吧！雖然，我想找到那艘船，再上船去看看，但是我做不到。

在詩巫的第二天，我和同伴們到烏驛路的一友人的莊園去。那是個極幽靜的地方，坐在蔭涼的樹下吃午餐，聽那六絃琴彈起，難得有機會靜坐下來；日子匆匆的，不妨仔細數算自己所活的一個又一個的日子。

不管是缺乏的，破碎的；抑是豐富的，圓滿的。不管是秀麗的，雅緻的；抑是粗俗的，醜陋的。不管是失意的，沮喪的；抑是得着的，意願的。不管是短促的，輕忽的；抑是永恒的，珍重的。不管是忠實的

，純真的；抑是浮泛的，虛幻的。不管是喜悅的，愛惜的；抑是憂愁的，遺棄的。抑是紀念的，牽掛的。不管是淡漠的，惆悵的；抑是保護的，擁有的。我都以一份感謝的心來承受，並存至永遠。

× × ×

假如我對妳說，
我再到拉讓江去，
看江畔的——
牽人的緣，
牽人的風，
牽人的夕陽，
牽人的月色，
以及那牽人的思念，
朋友啊！
妳可願意再一次與我爲伴，
再一次與我同行。

13-10-83

蛇舌草

我家門前有一塊不很大的空地，我就在當中種了幾棵果樹。每當天氣乾旱的時候，水份缺乏，土壤又太乾太硬。下雨天，雨水積滿，泥土又顯得太潮濕，樹根容易腐壞，所以，樹木生長得很勉強。

倒是雜草叢生，密密麻麻地長了一地，不管是晴天或是雨天，它就是那麼一片油油的綠；更不管你高不高興，它就很熱情似地呈現在你眼前，真能在一朵花裡看世界？一枝草中看人生？

每回清除野草，我就會在當中看到一種葉子細小，莖柔軟，開了白色小花的草類，只長了一株，這一回拔了，幾天後，又長了起來，很興緻似地！

我記得，永遠記得，老鄉親們喊它為「蛇舌草」。如何起名的，我不知道，也沒必要追究。這小草，喚起我年少時候的一段回憶。

廿年前，家住在偏僻小村莊，離開小鎮將近兩哩，四周青山圍繞，山脚下是一片旱稻田，橡園邊是一

條小河，河邊長滿了樹枳樹，每一年一次，樹枳開花了，滿樹梢的紅花串，一陣風吹過，花朵紛紛飄落，都落到小河上，碎碎紅紅的瓣片在水面上漂浮，隨着不知流去何方的水，沒有目的地流着。正是「花落水流紅」的境界，美得使人陶醉。

若不是土產行情低落，若不是當年那一場紛擾，若不是年少的我們背井離鄉，那兒是仙境，一個與世無爭的仙境。雖然，農家勞作辛苦，却一點一滴乃是生活，並沒有多餘！

野果，野菜，野味，都是生活下去的食物來源，尤其，捎了獵槍到夜的森林去狩獵，也是一番情趣。附近長屋的友族常到林中林地設陷阱，深夜裡他們爬上很高的樹上去採蜂蜜；我更以清麗的花草為伴，看晨霧凝得很濃，看黃昏的彩霞在西山後泛起。大自然如畫。我若懂得畫，也不過只能畫一小角落而已。誠然，我更不過只能說幾句讚美的話罷了。有首歌這麼唱「上帝能造一朵花，我不能，你能嗎？」更何況這大自然中的一切。

村莊內不過住了十來戶人家，人口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單純了，實在，也沒什麼可爭奪和計較的。

「你知道松鼠住在那裡嗎？」叔叔問我。

他家住在那小河邊的樹枳林邊。怎麼喊他叔叔的？父親說因為咱們是同宗，排個字輩，他是天字輩，我是大字輩，「天，大，……」，以下句子是什麼都忘光了，總之，他長我一輩，就是叔叔了。

喊一個小男孩為叔叔，我還瞧他不起。唸書成績差，好玩，不做事。以村中的尺度來量，他是個無可救藥的壞孩子。不過，他會做各式各樣的風箏，曾做了一個很像樣的蜈蚣風箏。其他同齡的男孩子們都把他當成師父。通常，放學後，甩掉了書包，校服也不換，就揹着風箏，光着腳瓜子，跑到收割後的稻田上去放風箏了。他的屁股後，必然跟着一群崇拜他的小朋友。

「松鼠是住在最高的那根樹枝上，你看那小窩就是松鼠的家了。」他說，口沫橫飛地，指着那棵大樹的樹梢。看樣子，他也不是存心來騙我。

我當初是相信的，一萬個相信，直到今天我也寧可相信。雖然，書本上說明松鼠是住在樹洞中，方便牠們在洞中冬藏。而我，還是相信松鼠住在一棵樹那最高的樹枝梢上，猶如相信老鷹住在白雲堆裡一樣。

開了白花的蛇舌草真能治癌？是醫學上的證明？抑是小地方上的傳說？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了又有何妨！

那麼一天，叔叔的哥哥放下了園裡的工作，滿山遍野地搜尋，凡見雜草叢生的地方，他必俯着身，仔細地看。他提了個竹籃子，採擷蛇舌草。或在炎熱的午後，或在飄着的雨中，這位哥哥在尋覓這小草，而這小草生長並不普遍，所以，尋找它也花時間和花氣力。

叔叔由醫院回來後，病是一天一天加重。深沉，痛苦，呻吟，他患的是在醫學上被判了死刑的病症，這是一個兇暴的事實。

「草藥也許會創造一個奇跡。」做哥哥的說。話，幾乎是哭着說出來的。

大約前後不及半年，那做哥哥的提着滿籃子的蛇舌草，由我家門前走過，脚步是越加倉促，同時可看到那憂戚的面容一天比一天凝重，期盼一個奇跡出現哪。掌管奇跡的女神呀，爲什麼不曾垂憐？難道她在假裝沒看到嗎？

這些日子來，一直在外漂泊，也僅一次回去老地

方。更幾乎已忘了這小植物的存在。偏偏，有意無意地它就生長在我家大門前。那細小的白花，青翠的葉子，很瀟灑地晒着陽光。那模樣和在甘多哩外的山村中生長的同類一模一樣。

叔叔最後不治而死，還不過十七歲年紀。那做哥哥的滿籃子希望一下子被破滅掉。最後採擷的那一籃，就在牆腳下任它枯乾了。青青小草，一點也不理會做哥哥的那顆滴着血的心。

我把蛇舌草連根拔起。無力的莖帶着葉子低垂着，猶如在抱怨地，告訴我它沒有挽救一命的資本和創造奇跡的能力，這尤其更使人悲嘆！

我不忍將它擲開，把它緊握在手中，彷彿我又看着那做哥哥的，滿頭大汗，遍山遍野地找尋，為病危的弟弟採葯的影子，那迫切的盼望，焦慮的神色，更尤其那手足深情，曾讓廣漠的曠野失色，叫鄉里們讚嘆！所以，人的情感也是如此交織出來的吧！

我知道，我把蛇舌草拔了，明天或後天，一陣微雨後，它依然重新在地上萌芽，生長。

這一天

活了半輩子，還不曾到新村裡的農家去。新村，我不想再重覆她的過去，雖然，我聽說過許多關於這曾是禁區裡的大小故事。

多虧朋友們贈一份熱誠于我，自己早已失去訪朋友的閒情了。雖然，白雲藍天還是白雲藍天；樹，仍是綠；山，仍是青。

我常說年輕最好。如我，有一顆年輕的心也是強出來的。愛聽那曲「詩人與我」，我在學習如何追回多少不再復還的情感。

在十七里新生村夢羔子家門前種了一排植物，開了藍色小花，像牽牛花的樣子。筆非看了在說：「採一朵夾在書本中——」。我在一旁聽了，看了看他那張稚氣十足的臉，再看了看小花，不禁暗自驚嘆，「採一朵夾在書本中——」，他的這份情懷，不是教人羨慕的嗎？

和夢羔子原該說是老文友，却是陌生得很。倒是聽他的父母說起生活的艱難，我又在想，這永遠聽來都是不一樣的老故事，難道永遠流傳？

帶我們到夢羔子家的是夢影。我喜歡夢影家裡的幽靜，和那一群在胡椒樹下吃飯的貓。我數一數，一共五隻。

我沒有問夢影家裡養了這麼多花貓是為什麼。於是，我說：「大概夢影怕老鼠偷吃他的胡椒吧！」

「老鼠偷吃胡椒會辣死！」筆非一本正經在答我，幾乎在譏我無知。

我笑了，我笑筆非的單純。

「老鼠吃胡椒不辣死才怪，你不妨吃半包給我看。」他還分辯說。

這一回，我倒笑不出來了。

夢影請我們喝汽水，餅和花生。他是位木工好手，下一趟就請他替我裝個壁櫥。

於是，初苗開了他的汽車來了，接我們到他家去之前先拜訪夢羔子。我們一直在談起他在清明節寫的那首詩：「如果你來」。

「如果你來

請不必攜帶一些什麼

因為我已經不再

需要……」。

大富村在廿二里，可惜初苗的包菜園太遠了，去不成。我們一夥人就賴在紅毛丹樹下吃紅毛丹。紅毛丹熟了，紅得發紫。筆非又在一語驚人，說：「紅毛丹紅得發黑啦！」

「紅得發紫。」我又笑了，糾正他說。

「這不是發黑是什麼？」他還堅決地，指着一束熟透了的紅毛丹說。

我不語，心裡在想，大約電影明星的確是紅得發黑，而不是所謂的「紅得發紫」，難怪有者大明星去自殺。

真的是太打擾了，一行七人竟留在初苗家裡吃午飯，也難爲了初苗的嫂嫂忙了半天，宰了雞，炒幾大盤的菜。

時熒悄悄地說：「我們可以天天來。」不過，我還覺得不太不好意思，一萬個不好意思哩！

鄉下真好，風和日麗，日麗風和。午飯後，初苗還請我們吃番石榴和柚子。大家幾乎有點捨不得走了，東拉西扯的，我們談到了宗教。我說，在衆多宗教中由我選擇，我選擇了基督教。

「爲什麼？」筆非在問，有點咄咄迫人。爲什麼我信耶穌？簡單地說，我承認我是罪人，一個錯事做

了不少的罪人。我也體驗到這句：「一個罪人不能在罪惡的世界上得到信靠和寄托」。我也認為耶穌是我最忠誠的朋友，祂不會在我最痛苦、最潦倒的時候離棄我。

時間不允許我們再坐下去了。不懂誰在催促，要到黃曦家去。臨走之時，初苗還送花秧給我們，那是一種相當美麗的花。

黃曦愛吹口琴和笛子。笛子，我也有十多年不曾動過了，不懂自己還記得多少。——「你說過忘了我，忘了我，為什麼又回到我的夢中來，恨只恨夢兒無憑——」，我想起在夢影家裡聽到的二胡演奏的音樂，因而記起了這首忘了歌名的歌詞，也很想用笛子吹一吹，又覺得太可笑了，只好把笛子還給主人。

黃曦請我們參觀他家的農場，右側是養豬的寮子。我一直聽說養豬有很多忌諱，實在擔心我們魯莽而犯忌了。（也因為外人會帶來病菌）我說遠遠地看了就算了，又怕黃曦誤會我，只好跟着大家走。

「呀，這麼大的豬，我從來未見過哩！」筆非在大驚小怪。

要是不怕犯忌的話，我一定當場答他說：「那是鹿，不是豬。」

這座農場靠山而建，養了不少鷄隻，也不能說小了。管理農場最不輕易，還得冒暴風雨的危險。我向來最佩服開農場的人，那一份勞碌和那一份勇氣。

黃曦再邀請我們採紅毛丹去，紅毛丹種在一座山坡上，遠望去，果實纍纍。我和方方，筆非說不去了，坐在一堆木板上，看天，看樹，也看草。我在想，我也是來自鄉區，而我住的鄉區原是偏僻得很，膠林邊是一座原始森林，那一年到頭不見人影的廣漠森林，靜得恐怖，也靜得迷人。

在遷居後，住在一座礦池邊，一脈金沙穿過花盆底，因為黃金含量薄，不能開採，所以，我家一輩子沒有發財的份！

方方在一邊談起了丘德人的一首詩：「從歲月的汪洋裡飄泊回來」，我不禁又說了，是一句讀來的話：「人生二十始知生的樂趣，廿五始知光明之處必有黑暗，三十歲始知光明多之處黑暗亦多，歡樂濃時愁亦重。」筆非斜着脖子看我，也許他在暗示罵我倚老賣老。

若霞、黃曦和因原他們採了幾大束的紅毛丹，提在手上沉甸甸的。我催促該回古晉了，否則，趕不上由西連開下的最後一輛巴士的話，只好走路了。二十

幾里的路，走起來一定不輕鬆。

水桃、紅毛丹，各人提了一袋。空着手來，却滿「袋」而返，真的是難為情得很。再麻煩初苗送我們到大富村的門前的巴士車站。今天的太陽分外光，畢竟，一天又過去了。

我和方方在朋尼遜路四哩半下了車，踏着夕陽回來。

一個痲瘋病者的哀傷

一個星期天下午，天氣蔭涼，我們往朋尼遜路十三哩的痲瘋療養院探訪一位朋友。車子奔馳在路上，再由十哩鎮上經過，轉進一條彎曲的瀝青路，路是彎曲了些，大概除了石隆門路，這該是本州最古老，最崎嶇的一條道路了吧！

路的兩旁樹木青翠，住家更不多，十二哩處就是實蒙谷農業站和農業大學。我們經過這朝氣蓬勃，一片欣欣向榮的地方，越過一座山嶺，轉了好幾個彎，一抬頭就可望見那座「布洛克紀念醫院」，把車子駛進院內的停車場，這兒的大門口不設路障，更沒有一般建築物那種門戶森嚴的排場。

也許自己也受了一般人的言語上的感染，站在這停車場上環顧四週，心裡也不免有點不舒服的感覺，彷彿空氣也忽然凝重起來。「痲瘋是不會傳染的。」我不能不這麼安慰着自己！

同來的一位朋友向護士問明該位友人的居所，女

護士熱心地指點着，我們謝了她，走下石階。走上一條長長的木板橋，木板橋橫過山坡下的一條小溪，流水流得很湍急，大概是早上曾下過雨吧。走過木橋，踏上石階，這兒是另一座山坡，被割草機剪得很平整的草地，草地上有幾隻在覓食的小鷄，在悠閒地走着，可見，是個相當幽靜的環境。

建在山坡上是一座座的木板房子，房子中當然都住了人，對於我們的走過誰也沒有好奇地探出頭來看，會不會是他們養成了自卑感重的心理？

我們在一座大約八戶人家住的宿舍前停下脚步，住在第一間的正是我們要找的朋友，一位中年女人和她的四名兒女，她的丈夫在兩年前死了。

也許對於我們的突然到訪，她顯得又驚喜又失措，忙亂地收拾了小小客廳，請我們坐，又叫大女兒到院中的小檔子買汽水，我們勸她不要破費，又怕傷了她的心。一個自卑感很重的人的心通常都是最脆弱的。

她在病院中大約已住了廿多年了，父母是詩巫的富有人家，也許因為女兒得了這疾病，做父母的就硬着心腸不相認了。而她，倒活得堅強，後來和一位同

病相憐的男士結了婚，當然，他們的子女出生後都由院方給予安排，如防疫治療等等。她的大女兒唸中學了，看起來身體相當健康。年紀較小的兒女也一樣活潑可愛，他們也都上學了。

這幢宿舍是木板牆，鹽材瓦，沒有天花板，單位是非常窄小，大概建築的時日也不短了吧！因為她有工作，也和所有政府公務員一樣，得在薪水中抽取房屋租金，水電費也自己負擔。可見政府在這一點倒是做到「一視同仁」。一家五口靠她那區區一百多元來過活，近來日用品飛漲，可想像她的生活也和一般窮苦人家不太好過！她說她一年到頭都在家，那兒都沒去。我聽着她說，雖然她臉上含着淡淡的笑容，我也可以看到她心中在滴着血。她自己明白，這個社會離她太遙遠了。我想不來該對她說什麼好話，只好沉默着。

我們逗留了一個下午，就告辭回家了。又是黃昏，天空密佈着黑雲，又要下雨了！

1980年

參觀童軍大露營

今晚是全國童軍大露營的最後一晚。

大露營的營地設在伯特勞查耶，鄰近聯邦大廈。沿途而來，繞過大交通島有好幾個，大約轉進第四個交通島的左旁的一條大道。若不是看路牌指示，要找到並不容易。

過了牌樓，進了營地，泊好車子。原來，來參觀的市民也有不少。政府撥了一筆不小的款項建造這個營地；而且，下次在砂州舉行，更不懂要到哪年哪月，幾乎有不參觀也可惜自己之慨。

踏着碎石鋪成的地面，抬眼望去，這兒的一切對我來說並沒有什麼特別感覺。亞答蓋成的一排排營「帳」，營「帳」內燈火輝煌，不是行軍用的營火而是原子電燈泡。

此外是賣紀念品的攤位，賣飲食的茶室，空汽水瓶堆成小山般高，穿制服的童子軍穿插在人群中。其

實，有些童子軍的年紀看起來也不算小了。

……

最引人注目是營地中央，那高高的守望台。以一截截的木和索子縛成的小梯，木棒子該橫的橫，該直的直，該斜的斜。很技巧地搭成這威武的大木架。童子軍還在上面點燃了火把，土油是裝在鐵罐子內，用繩子吊了上去，看了叫人大感興趣。

我們東張西望地走了一圈，來到這兒，被土著同胞的音樂所陶醉了。這些純粹是用竹筒的大小長短排列起來製成的樂器，大小長短構成了高低音。正是所謂的：富地方色彩，音調樸素，純真，毫無不做作。

同樣的樂器大小有七副，和一套如豎琴般的另一種；其發音輕越，渾圓。當他們演奏「齊划哥醫生」主題曲，使人驚嘆，不但別具一格，也不亞於曼陀鈴彈奏的原曲呢！

一曲剛罷，有觀眾高呼「Jamboree」（大露營歌）。這幾天，只要把收音機扭開，即可聽到那首動聽的歌曲。現在，看着青年男女樂手在敲動，撥弄着樂器，節奏鮮明，曲調開朗，比經過電台廣播還要悅耳得多了。

左旁有一座爲了需要而搭成的長屋，長屋的四周

也點燃了火把，火舌在夜風中輕輕跳躍，像有誰輕輕地把它彈動。

長屋的晒台上也在表演歌舞，台下的觀眾也聚了不少；高個子的我，也非拉長頸子實在看不清楚台上的表演。

一場舞蹈完了，開始另一場。這時候，只聽旁邊一位老先生對老太太說：「妳聽，這三十多年前聽過的老歌。」

無意中撿得這句珍貴的話，我留心傾聽，原來是口琴和手風琴合奏的一首民謠：「沙里洪巴」。

四對男女穿了出色的舞衣，在跳着舞，女孩子每人手拿一個繫了粉紅色的絲帶的小鈴。鈴聲輕絕，和着曲子，美妙極了。

我小時候也唱過的一首歌，不過，並沒有三十年那麼長遠。也許那位老先生，此時正為他三十多年前那些和這首歌曲有連繫的事物和友人，一曲勾起了他失落底記憶，在感慨良多也說不定。

已是晚，天氣却悶熱，這炎熱是下雨的預兆，抬頭看天空黑得很，一顆星兒也不見。

要下雨了，我告訴自己，一陣又一陣重重的風掃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我們掉頭就走，好多觀眾

也一鬨而散，還沒走出營地，豆大的雨點果真洒下來了。

我們以競走的步伐奔回車裡，因為來時天氣好，有誰會想到帶雨衣雨傘呢，許多人拖兒帶女的，都被雨水淋個一身濕透。

雨，這晴天的驟雨，下得最不是時候。

番石榴

住在這個小鎮上，周圍都是房屋，每天盡是塵埃飛揚，空氣沉悶得很。

在我的窗門下，是一塊鋪着石塊的空地，一些勤勞的婦女在那兒擺着小盆，小盆內盛了泥土，在上面種些蔥、香菜之類的植物。

三年前，剛搬來住，看見石塊的縫隙中長了一棵番石榴秧。今天，這棵番石榴已長成綠綠高高的一叢了。它開過了如星點般的小花朵，也結了一粒粒圓圓的果實了。

附近一家汽車修理公司的老板的啞吧弟弟對這棵番石榴愛護備至。如今開花結果了，在他天真的臉上，展露出快樂的笑容。

這天早上，鄰居的伯母發現那個男孩子又留連在樹下，一聲大喝：「你走開，這番石榴是我種的。」男孩子比手劃腳地要和他爭論，無努力不從心，只好哭着回家去。

我們都說這位伯母太過份，她却一口咬定說是她種的。我倒親眼見過那男孩子用樹枝插在旁邊，扶持着小秧苗時期的番石榴，却沒有見是誰撒下種子的。

番石榴，是極普遍的一種果樹。

我的祖母的園子內有好幾棵，有紅心肉的，白心肉的，圓形的，橢圓形的，味道甜美的，清淡的；還有最特出的「日本番石榴」，葉子細小，果實也只有拇指頭般大，肉脆，味香郁，樹幹也矮小，也許因此而得名為「日本番石榴」吧！又或者它的原產地是在日本也未可知。

番石榴的核多，正如它的表兄弟安石榴的「千子萬孫」的稱號一樣，名符其實。不過，番石榴的核堅硬，吃多了不易消化，更容易鬧肚疼哩！我們這群窮家孩子沒有其他零食，整天還不是在番石榴樹下轉來轉去。

近年來，有一新品種，其核子較稀少的，不過栽種的人似乎不多，也許因為番石榴接枝不易的緣故。

番石榴的葉子也可以泡茶。

記得我小時候，屋子背後有一棵番石榴樹被風吹倒了，祖母拿了竹篩子細細地摘下嫩芽，小心地放在太陽底下晒，晒乾後，收在罐子內，祖母當它是珍品。

沖出來的茶，茶水微褐色，味芬芳，別具一番風格，雖然只喝過一次，依然懷念那撲鼻的香氣。

番石榴結果纍纍，沒有季節性。一片葉的挾縫中，開了一朵白色小花，之後，就在那兒結了一個果，默默地，忠實地，讓小孩們圍在枝梢下，風吹着，它在點頭、微笑，像永遠不和人吵架的好朋友。

昨天，我回家去，發現魚塘邊的一棵番石榴結了好幾百個圓圓的果子，果子熟透了，綠裡泛着些淡黃色，晶晶瑩瑩地，枝條承着重量，沉甸甸地往下垂，影子倒影在水面上，煞是恬人。

番石榴也可以製糕餅，記得在農民公報上也有過一章這樣的食譜。可是，叫人有點煩的還是那核兒太硬、太多。

「伯母，妳就莫和那小男孩爭了吧。妳若要吃番石榴，下個星期天，我回家去，採一籃送給妳。」我對鄰家伯母說。

「番石榴是小孩子們吃的，我老啦！不配吃。」她嘆口氣，說。

番石榴樹梢迎風伸展，片片的，層層的綠葉子，在陽光下閃着一絲絲的油光。

生命這麼蓬勃，這般的欣欣向榮，誰不愛惜它呢？

桔子園

星期天的早上，母親要我帶一些東西給姨媽。姨媽家住十五里，在一座巍巍的青山下，與達雅村莊為鄰。

我們開車去，到十五里處，再沿着一條碎石小路走，約行一里，我們把車子停在一棵桔子樹下，我還沒扭開車門，陣陣花香就撲過來了，不濃，不淡，是芬芳的。

「什麼花香？」我問。

「桔子花香呀。」姨媽迎過來，笑着說。

桔子花香，是了，我早該明白，身在桔子園子，站在桔子樹下，這一問，成了多餘。

我在園邊的小徑上走，桔子一些正開花，一部份已果實纍纍，表妹在摘着。

我來到不高的山坡上，眺望綠蔭處處，桔子花朵細而小，碎碎，點點，像用天空中的白雲捏成，然後被黏在樹梢上，這一棵，那一棵，風吹過，輕輕，慢

慢地飄飛。這比白雲好得多了，因為有那醉人的香。

我想，若能把這些花香收留起，帶回去，藏在我的書桌的抽屜裡，無聊的時候，翻開它，讓清香繞在我四週，朝夕與我相伴。

在園子裡走了一會，看盡葉底，葉面上的每一朵花與蕾。我把鼻端靠近花瓣，恐怕花香會不睬我而溜掉。

靠近山坡的一些，果實結成一束束的晶晶澄澄的綠，枝樞幾乎負不起果子的重量，都垂得低低，陽光照在上面，閃着一層光。

姨媽選了一個，摘給我，說：「這個最甜。你吃吧！」

姨媽告訴我，她的桔子園不大，一個月的收入超過千元，一家的生活無憂無慮，因為她沒有僱工人，工作自然忙了些，尤其是桔子盛產的時候。

其實，我羨慕不是果園給姨媽的收入，我愛果園這片煥發，寧靜的氣氛，既然有如此不錯的收入，更令人嚮往了。

從來，我幻想有這麼一個小小家園，白天，夜晚不受外界干擾，種桔子，採桔子，也省得向人低首下氣，自小長自鄉村，還是發覺鄉村好。

母親曾對我說，姨媽的桔子園不是一天種成的，種果子，必須有一雙堅韌的手，姨媽就有一雙。我有嗎？我知道，光是羨慕不行的。

我俯下身，穿過一根結得飽飽圓圓果子枝椏。果子垂得很低，被我的額碰着，微露橙黃色的緣，在我的眉睫旁，攪着，攪着，美得令人目眩。姨媽走過來，輕輕把枝一拗，桔子一共六個，她全遞給我。我說：「成熟了的，垂得更重呢。」

姨媽遞給我的當兒，我注意她的手，她的手臂粗壯，手掌上結滿了密密的繭。是的，難怪桔子樹每一棵都那麼茂綠，收成那麼好。

我深深吸口氣，聞着不斷花香送着，還夾帶着桔子的甘味。陽光也照得倍加絢麗。

姨媽的房子不是高樓，旁邊有一棵高高的榴槤樹，木板牆添了淡淡的藍色，四周栽了胡姬，綉球和開得熱熱鬧鬧的胭脂花，風吹着，窗簾輕輕飄動，我走進來，好比屋外的綠都跟了我進來，一屋子的清新涼意啊。

我不能久留，告別姨媽，臨走時還注意着她的一雙手。我羨慕姨媽的桔子園，更羨慕她的一雙手。

雜感

(一) 說野菜

到星期日的市集裡去，逛過了賣熱帶魚的攤子；再是賣胡姬花的，鳥類的，還有日常用品，冷食攤。而我就喜歡到菜攤上，看看那些叫得上口，寫不來名字的野菜。

野菜對我，有一份說不出的親切感。

那只是一種喜愛生長在沼澤地帶的植物，採摘的時候，選其鮮嫩的，那剛吐放的嫩芽，於是，踏滿地的水。當採了一籃子回來；鞋子，褲管也濕了，手指頭也沾染了綠的顏色。

一扇的葉由小枝向兩邊分開，葉瓣捲曲，細膩、精緻，就像愛花人家用做插花配襯的綠葉子，晶瑩得可愛。

另一種常見的野菜，是籐蔓的葉子，它的表面呈現微紅色。它只是單片葉，沒有上一種的模樣好，唯是它有「野花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堅韌精神。據

我所知道，石角路邊的黃梨園裡，就是它的溫床。

一個伯母曾對我說，要採摘這野菜之前，最好以鎌刀把籐蔓劈過，明天，後天，新芽就萌出來了，收穫也最好，這確實是真的。

再有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從大樹上採下來的樹葉，心形的，我雖然只吃過一次，是一位達雅老媽媽給我的。

他們通常把竹砍回來，斬成一截截，然後捕有小魚就把菜子和魚加了鹽，混在一塊，放進竹筒裡，再把竹筒以層層樹葉密封收藏起，幾天後，再揭開，有人說清香撲鼻，有人說不堪一聞，這當然是見仁見智的事。所以，每當看見這種葉子，那股味道，自然在我記憶中隨風飄來。

每次來到市集裡，我都一攤一攤地細看，搜索似地，只是想見見這心形的野菜，它給我一項很美妙的回憶哩。不過，認識它的人，一定不多。

竹筍，是最普通的野菜了。

其實，竹筍根本是還未成長的小竹。小時候，每逢六七月，小叔父和我帶了刀子籃子到竹林裡去，採竹筍了。

這時節正是竹筍生長最多的一段時間。竹林裡，

遍地是新嫩的竹筍，正是所謂的「雨後春筍」，不能說不是深林中另一個生氣蓬勃的景象，更是令人神往的。

中國廿四孝之一的「孟宗哭筍」，據相傳他的母親病中想要吃竹筍，剛好那時候又是冬天，孟宗又急又傷心，只好放聲大哭了，感動了老天，於是，雪地上果然冒出一根筍來。……

這當然是騙人的故事，不過，假如真有孟宗這個人，只嘆他不是住在古晉，否則，他就不必坐在雪地上，哭個眼淚鼻涕了。因為，假如他不買市集裡的，商店裡也有長年供應的罐頭竹筍呢，慶幸大時代的孝子們有福了。

竹筍的吃法很廣，我認為還是配上辣椒，咖哩粉，蝦米燜上半個鐘頭，吃起來，自有一番風味，這自然土氣了一點。

曾吃過花生米碎調配的竹筍，這大概是新潮食譜吧，只是吃在嘴裡，滿口的花生米香，竹筍已不是竹筍了。

有很多人說竹筍性寒，不適多吃。其實，不但這些野菜吃多了對身體有害，就是牛排、火腿吃多了，也不見得對健康有益哩！

(二) 也說果子 —— 沙梨

一個朋友提了一大籃的果子給我，這果子的名字我也寫不上來；不過，叫起它的名，應該人人曉得吧！

這橢圓形的果子，果實堅而硬，削開肉，其核子也是與其他果核不同，那長滿鬚鬚的怪東西。

凡是吃過這果子的人，也會感到那一口酸，兩口也酸，越吃更越酸，叫吃的人都眨着眼，皺着眉，像是在受苦刑。

我把果皮削去，煮了鹽、糖，加少許的香料在大半罐的開水裡，待開水冷卻，把果子往罐子裡倒，骨禱禱地，擠滿一罐。於是，把蓋子按緊，收到架子上。

醃它兩天，再把它搬下來，揭開，那芳香撲鼻，聞之垂涎，圓圓的果子，呈現金黃色，啃上一口，又甜又香，這一些洽好的酸，又脆又鬆的果子，吃了一個，趕忙伸手進罐裡拿第二個。

古晉市的街頭巷尾的小檔子上，沒有幾個漏了賣這果子的吧！檔子的主人把果子放在大玻璃缸裡，醃着賣，天氣熱的時候，往那檔子前走過，即使不買，也忍不住看它好幾眼。

據說一個賣上一角錢，這是加工調製的，自然貴了些。

其實這果子的身價相當低，我家裡有兩棵，還是我小時候，向鄰居的老伯要了兩株秧苗，植下來的。每年，雖然滿枝梢是纍纍果實，小弟說，採上一大籃，重得提不動，也只賣個兩三元吧了。

不過，這果子比其他果子守訊得多，每年的年底，必定落葉，抽芽，開花和結果。

鄉村的農家園子裡，幾乎每家必種上一兩棵。這果子，能給靜靜的農莊，添增一份熱鬧哩！

九月的名字

中午，海上的浪花絮是一推一捲，千捲萬捲，從海的這一端推向另一端去，無窮無盡，永不止息，更不能測度。

九月，藍天上的白雲，轉着圓舞似的，聚成一團，又散了，又聚成一團，又散了。椰子樹投下的影，風擺弄着葉片。幾隻低迴的燕子像風吹不走的幾片殘葉，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地在半空中飄着。

這兒是一灣的海港，船隻稀少，只有在一些時候，能看到一排的木柵，從江河的上流漂浮到海上來，有半公里長的景況，由拖船拉着，拖到海上，再運出國。

除此之外，在通常的日子裡，這海灣唯有唱着自己的歌，留着自己聽吧，即使已唱了好幾千年。

.....

我牢記着十年前，一個晴日中午，陽光晒在小姨媽的橘子園上，一棵棵的橘子樹如特意加濃的油彩，

翠綠油油。就連那橘子，一個個掛在梢頭，如混了油似的，透着光采。

那一天，我留在小姨媽家吃午飯。我有一年多不曾來看小姨媽了。我喜歡那兒的陽光有特別的溫柔聲調，真的，我好喜歡那個地方。

尤其是在九月裡，一切看起來都是醉藍色的。

和我一道吃飯的還有一位遠親表弟，十八九歲年紀，那年剛中學畢業，在等待成績放榜。他的個子不及我的肩膀高，從頭到腳，淨白得如一張白紙。他又穿了白衣白褲，站在陽光下，像一團的白雲。

我不懂該用什麼字來形容他，假如他是個女孩子，我會說他似一朵易謝的茉莉花，靜靜地在開放，那一份不實際的美。對了，我想起神話故事中的水仙花神，也像一棵在河邊生長的樹，俯望着自己的倒影。

他那份氣質，深奧而難以了解的。

午後，小麻雀落脚在晒棚上，展翅晒着陽光。兩隻蝴蝶停在胡姬花的蔭影裡。蜜蜂早已回窩去了。花蜜早已被光熱蒸發乾了吧。

我看到屋簷下的幾棵萬年青藤在翹着頸，朝天空仰望。

傍晚，我先一步離開小姨媽的家。

之後，兩年後的一個早上，我在三里鎮的公共汽車站上遇見他，他和他的母親在等候公共汽車。街路上塵土飛揚，他穿的還是那白色的衣褲。陽光在他的身上擦過，倍覺明亮。他的母親在一旁護着他，猶如呵護着一個小嬰兒似的。

那時候是九月。九月，像極了他的名字。

……

海潮漸漸漲起了，一浪高過一浪。太陽斜斜倒向西邊。山，呈着濃紫色；雲彩隨即暗了。這海灣，又開始它的咆哮了。

四年前，也是九月裡。小姨媽告訴我那遠親表弟的不幸消息，說軍警在海上搜尋，只找到那艘空盪的覆船，漂盪在浪濤上。

那是一個極惡劣的天氣。

他原是一個木柵稽查員，只工作不及一年的時間。

我有些微的吃驚，在意外地奇怪他竟然選擇了那與海浪搏鬥的工作。

今天，又是另一個四年後的九月份。

九月，變幻無常的天氣。

而黃昏的九月夕陽，有着無比的莊嚴。

我望着一片茫茫的海洋，以自己有限的目力在搜尋，或許能找到一些踪跡。

雖然已是這麼多年了，他的屍首仍然尋不見，人也不曾回來，那艘空盪的船還擱在沙灘上。

他去了什麼地方？

今天，小姨媽已賣掉了她的橘子園，搬到別處去了。我說那也好極，有些地方不回去看見最好，免得睹物思人；那晒棚，小麻雀，萬年青籬。尤其，胡姬花最希望它永遠不再開花了吧。

雖然，九月，每一年一度，都轉着個圈子回來一趟！

九月，我因此牢記住一個名字。

說花話花

我不喜歡把鮮花採下，再插在瓶子裡，然後，看着她一天一天地，慢慢地凋零。

妹妹却經常剪下欄杆旁的玫瑰，那如血似的玫瑰。她說：「花在瓶子裡和在枝頭上都一樣，終會枯謝，任其獨自飄落，不如與我為伴。」

妹妹並沒有說錯，可也不是全對，觀點像一座多峰的山，站的角度不同，看的形狀就有分別。

花瓣落了一地，那是自然；而花瓣堆在桌面上，那活像一場悲劇，不好看的收場，而且，還是人造的結果。

人總要求自己過得舒服，以外不是屬於自己生命的，都是次要，那是慾，其狹窄的心胸。

花在人的眼中，是脆弱與渺小的。而人類在宇宙中，在浩瀚的天際下，其短促的生命，何嘗不是如斯。所不同，人有情懷，有抱負，有引之為豪的智慧。一雙手，一個腦袋，以目的為目標創造自己。

貧苦人家的家門前栽幾棵，不論它是什麼名字，什麼顏色，孩子用他髒污的手撫摸含笑點首。風雨齊飄的時候，伊總微露一絲慰問的暖意。爲花，這是最有意義的幾棵。

有富翁以植名花爲榮，在鑲大理石的花園中，花因爲有過剩的營養，朵朵開得珠圓玉滑，猶如貴婦。

他們並不希罕花朵吐露的那一絲暖意，名花無數，只是要向親友們誇耀吧了，以花卉做門面，還是一份財產。

我喜歡曠野上向朝陽綻放的野花，那一枝明亮，猶若黑夜裡的海上，遠處的一盞明燈。

當煩惱找上門的時候，我就暫時避開，避開吵囂的人群而臥在此花樹下，直到傍晚。

垂下的花枝摸着我的衣袖，被風輕輕帶起的碎瓣掉在鼻端上，香郁不濃，柔柔的氣息。

如似清泉沐浴，精神恢復後，我回時，拍了拍衣袖，抹了抹鼻端，不帶走伊一絲瓣，一滴香。

花是有生命的，需要伊的時候，就接受伊的撫慰吧！

人生逃不開現實，現實是無形的手，有痛之處，他偏往痛處抓，既不能避開，那只有忍受。而花朵，

又是紅毛丹開花的時候

沿着小溪走，是傍晚時分，夕陽照在水波上，水面上披了一層金黃色，風吹來，在翻着在打着漩渦，彷彿有誰坐在溪旁，悄悄地用手撥弄。

「紅毛丹全都開花了。」弟弟走在我前面，用手指着，在說。

我抬眼望着，果真是呀，園子裡的紅毛丹全都開花了。枝梢上覆蓋着一塊粉色的地氈，厚厚的，重重的，上面還飛着蜂兒蝶兒，彷彿這個世界上只有花與牠們似的。

紅毛丹的樹不高，樹幹肥壯，枝極朝四週伸展。枝極生長得好，果兒自然也結得多。當紅毛丹是小秧苗的時候，就須一番護理。

其實，人們種的紅毛丹有好幾個種類，配種，接枝，他們都能一手包辦，生長的效率也很高，這當然也是一門學問。

我也曾學習接枝，挑枝極，選泥土，削樹皮，澆

水，自以為小心翼翼，其實是粗手粗腳。枝極的樹皮削去太深，一天兩天後，不但芽兒萌不出來，枝極也枯死了。

倒是我家大哥手藝還不錯，培植了不少秧苗却都雙手捧着送給別人去了。這上等紅毛丹苗，一棵價值幾元，大哥說友情比金錢重，也有人譏他是白痴呢！

紅毛丹的模樣兒秀麗，可愛，成熟的時候，滿樹紅艷艷，提在手，像一束花兒，吃它，還要忍着心兒。

在我的記憶中，最甜美的紅毛丹是在小時候，在森林裡採摘的，那棵野生野長的。紅毛丹樹幹直而高，纍纍的果實可望而不可及，它還是鄰家一位叔叔到森林裡砍樹木，無意中發現的。

因為它長得「氣勢高昂」，村子裡一個最會爬樹的男孩子也不敢爬。紅毛丹枝極本質脆弱，容易折斷，這倒是必須小心的。

於是，我們商議的結果是砍竹子去，一根竹太短，搭不到枝梢，再砍一枝，找籐蔓當繩子，駁接，纏緊，綁住。採紅毛丹並不簡單。

唉，竹篙接好了，一個人的氣力有限，只好三四個人同心協力，舉着竹篙，竹篙的頂端朝着樹梢亂打

，一粒、二粒、三粒，紅毛丹受了顫抖跟着葉子紛紛地掉下來了。

另一個小朋友把它一粒粒拾起，不准吃，放在一堆。當我們的雙手實在力竭了，才坐在地上，分着吃。

酸、酸、酸，吃在嘴裡儘眨着眼，帶回去，泡鹽水，醃它，那是天下最美味的食物了。

「今年，那棵紅毛丹樹還開花嗎？」我問。

沒人答。

也許，樹幹兒早已枯死了；也許，花兒開得更繁密。而那個最愛爬樹的男孩子，幾年前客死他鄉，連屍首也沒運回鄉來。

「我們什麼時候再回到老地方去？」我又問。

也是沒人答。

「當紅毛丹熟了的時候。」我對自己說。

但是，兒時同伴們呢？

他們都在建築工場上，古晉、沙巴、美里、詩巫、汶萊、新加坡，在為生活忙碌着。

朋友們，家鄉的紅毛丹都開花了，記得，該回來的時候回來。

稿於七八年九月白雲深處

櫻桃——樹碎紅

在實淡賓路的兩邊，綠樹成蔭，當中生長着幾棵櫻桃樹，這樹枝極細軟地如一大束綠色的粗綫。小細葉子雅緻，細膩，黏在綫上，也開了米粒般大的小白花，撒了滿樹梢。風吹過，在擺弄，在旋轉，滿天地的燦爛陽光。

野櫻桃，怎麼也生長在這兒？不對，我告訴自己說，這類樹木不是只配生長在土壤貧瘠的金礦場邊的嗎？在我那逝去的歲月裡的一撮繁華。

我老家附近那被廢棄的礦場，醜陋的大岩石堆成的小山坳，石上蔓延着各類的藤，尤其圭子藤開了笑嘻嘻的紫花，以及白絲絨織成的百香果花。我們摘櫻桃也採百香果，採那圓晶晶的碧綠，摘那艷艷的鮮紅，吃一口甜，一口香。陽光在樹葉的縫隙中漏下來，好溫暖，好高興的樣子。

那時候，常聽祖母提及當年的採金景況。石塊是一箕一箕由礦井吊起，再用鐵錘打碎，再提煉。多少

提煉房工作的工友患上了肺癆咯着血，把帶血的痰吐在光禿禿的岩石上……。唉，我聽着，感到口中含着鮮紅的櫻桃有很濃的血腥味，百香果也變為酸和苦。

生活是三份辛苦，三份苦楚，一份的樂趣，最珍貴的一份在你的心坎裡，挖不走，掘不去，並與日月共存，日子裡的快樂才是永遠的；若不是，誰還有勇氣忍耐地活了下來？

所以，哀嘆終歸是哀嘆，但她們也有迴腸的追憶，「以前哪，一斤白糖兩分半……。」到底，活過來的日子都是有價值的。我更尤其尊敬那皺紋裡泌出的滴滴人生活水。

大伯祖在世時告訴我說，碧湖底是石塊泥漿，當年在湖底深處掘泥漿，要做得勤快。如今，我站在湖邊望，那蔚藍碧水翻着微波，儘也想像不來當年湖底的石塊、泥漿和一雙雙勞碌的手……。

我也看到了，碧湖湖邊的一處荒蕪地，也生長着櫻桃樹。雨季去晴季來，是永不改變的融洽與默契。

在十九里分路的烏梭路邊的鏽礦上，已是一片櫻桃樹林，大清早時分，天濛濛亮，鳥兒們吃櫻桃來了，鳴聲喧鬧。不栽不種的鳥兒們羽毛美麗，大地自有

牠們一天的食糧吧！要不然，牠們怎麼歌聲嘹亮？

櫻桃樹，是祖父母贈送給兒孫們的信物，一種極蓬勃生長的植物，雖然土壤貧瘠。這當然是我的感受，我的接納，和不認識的人是不相干的。

生命原有個泉源，在於古遠，到未來。

番薯

常常聽人說：「你笨，像番薯。」這句話又從何說起呢？故意沾辱番薯的名聲，可見，人類天生有恩將仇報的劣根性！

我雖慶幸生長在這太平盛世，却也經常聽老一輩的人說起日本佔領時期內，人們以番薯當飯吃，延續了不少的生命。明知如此，也該為番薯記上一筆功勞才是。

番薯是爬藤薯類。鄉下人也曾這麼嘲笑人：「你頂多爬得上番薯樹而已。」不要因此誤以為番薯是結果在樹上，像紅毛丹那樣的。

沒有華麗、炫目的外表，平平凡凡地生長，是農人最忠實的朋友。挖鬆一畦泥土，把一截截的苗埋在土中；三個月後翻掘來，拿在手上的正是橢圓形的果實了。下雨天，躲在田邊的小茅屋中，取個火，把番薯放在火炭中，煨得它清香撲鼻，吃一邊燒焦，一邊香郁的天下美品，迎着雨點斜飄，也是人間仙境焉！

當然，番薯登不上大雅之堂，滿漢全席中更沒有番薯這個菜式；畢竟，天下貧苦人家比富貴人家多得多，有多少個人吃得上滿漢全席呢！

番薯花有點像牽牛花，淡紫色的。清晨裡，花朵迎着朝陽盛開，一朵朵，像小喇叭，吹吹打打地在蒼綠的番薯田中，一片光輝的景象。不諂不媚，不拍富貴人家的馬屁。農人栽種它，它一心一意地在泥土上生長，長得茂密，決不辜負農人爲它滴下的汗珠。

「汪洋中的一條船」的主人翁鄭豐喜先生的童年，和他的五哥養雞鴨，就常口咬着個籃子，爬去拾其他農人遺在田中的地瓜箐（細小的番薯）充飢。由此可見，番薯的平易近人了。

番薯的種類很多，其味道和色澤都差不多，只有一種外皮呈紫色，肉白味如臘，普通農家種它不多。記得我小時候，大伯父家屬就種了很多，都說是拿來做豬的飼料，而它的收穫也比其他同類多了一倍。

番薯也可以做糕餅，或以油炸或以烤，加上一些配料，又香又脆。尤其，客家人正月廿補「天穿」，非吃那叫人垂涎的煎堆不可。

我不懂番薯的原產地在何處，不過，可以直接明

瞭，它是由中國傳入來的。總之，凡所有土地它都高興的生長，不選擇土壤也不選擇氣候。

假如把牡丹和番薯放在一塊，我是寧可選擇番薯

。

採竹筍

七月，八月的季節。

少年時候，在這個日子裡，我們都上山採竹筍去。

微雨後是驕陽，風披着金色的衣衫，朝着廣闊的土地播開，撒着萬丈光華，在半山腰上兜着圈子轉。這正是「好竹連山覺筍香」的時候了。

筍子，都趁着這溫暖的風光，鑽破冷硬的土壤，冒出尖利的第一片籜來，預備要在蒼穹之下，宇宙之中，爭取一席生命之地。

竹林在山嶺上，那高山聳立在我家屋後不遠，只須鑽過一片灌木林。在晴朗的午後，我們提了竹籃，手捉着刀，上山去了。八月的天空雲最低，碰上雲纔凝重的時候，白雲絮就停在竹梢上飄繞，一抹一抹地，多清逸的境界。而我們都不是詩人，不懂得欣賞，只顧揮着刀，把肥嫩的筍子一根根砍下。

我們要把鮮美的筍子切成細片，當它是食物。採

得多的時候，母親把它放在陽光底下晒至乾了水份後，再貯藏在罐裡，留待雨季中吃用。儘說竹筍性寒無營養，但能吃飽勝過餓肚子吧。因為筍是未長成的竹竿，吃在嘴裡，少不了有竹的澀味。如今才猛然想起，那味道是何等的甜美！

在山地菜市場上，都可見到那白色的，小塔形狀，剝乾淨的筍擺放在攤子上，售價也廉宜。我偶而買了些，吃在口裡，有着「堪回味」的感覺。

有一天，在街上遇了一位老同鄉，我問說：「那一天，我們回去，再上山採竹筍？」

「不去了。」他說，截鐵似的口氣，彷彿少年時代的時光竟是一文不值，更不可留戀，根本不須重提似的。

我心裡在罵他麻木不仁，可是，想一想，也對的，人生中少年只有一次，更是久遠了，何況，竹林到處都有，也都一樣是鬱鬱葱葱的，何不達觀一些，誰還能在虛無縹緲的空虛裡捉個實在回來呢？

八月之後，雨季時節，那些未被採下的筍子此時都已長成了。「新筍成竿過舊竹」，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美好的，都有個千年不變的意義。但是，若能回到

仙丹花

仙丹花，是祖母的花，也是妹妹的，或者應該說是古遠的，是現代的，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是愛戀的，也是遺忘的；是一種隨處可見的，也是不受人留意的花卉。

仙丹花太平凡，容貌和顏色都不搶眼，不雅麗，甚至有着濃濃的土氣味。然而不論在任何地方栽種它，它都穩穩實實地生長，盛開着花，一點也不含糊，如在含笑點頭報答栽種者的恩情！

我雖然不喜歡仙丹花，而在我的生命中却擁有一棵永不枯萎的。曾記得祖母在她老房子前，一棵沙梨樹下，種了棵長得倍加茂密，青翠的仙丹花，那枝梢頭上天天都開滿着花朵，不分晴季雨季，它都不凋零，不憔悴。

小時候，缺少糖果啃，我們經常趁祖母午睡時刻，摘下花朵來剝取蕊中的糖漿吃，滴滴花蜜，含在口中是香而甜。如此這般的把花撕得零零碎碎，更撒得

滿地，一點也不加愛惜，任由祖母責備，也是聽而不聞！

自從祖母死後，我不論走到何處，或在路邊，或在公園裡，或在人家的庭院中，見了開得熱鬧的仙丹花，我不免又記起祖母的容貌，以及那老舊的房子，……。

上個月前，朋友送我一棵粉紅色的，據說是新品種，我倍加愛惜它，小心地栽種着。這粉紅色的仙丹花，色調柔和，和其他橙色，鮮紅，淡黃色的比起來就顯得特出和雅緻一些。

仙丹花，我與她有一段濃厚的情感，是永遠的，純樸的，因為那花的形象正是如此，「東風無一事，妝出萬重花，閒來闌遍花影……，芳意在誰家？難道春花開落，更是春風來去，便了却韶華。」

種棵仙丹花紀念我那位愛勞動的祖母，因為花樹是永遠生長在土地上，不會褪色，也不被拋棄。

生命總要成長，比如這花樹的平凡，堅韌，任風雨狂打，烈日曝曬，是一撮溫暖的，不喧鬧的光輝。

橄欖樹

有一友人由拉讓江上游回來，驚嘆地對我說：「今年，拉讓江兩畔的黑橄欖都開了花，而且，開得比往年繁。」看來，詩巫的黑橄欖又將鬧豐收了。

橄欖有個耐人尋的味道，是一種美妙的果子，更有着極奇特的外貌，使人易辨認，也不會被其他果子混亂，即使是個小孩，你只要畫個形狀給他看，他足可記上一輩子，因為，橄欖果是與眾不同的美妙果子。

在老地方，一座山坡下長了棵青橄欖，樹蔭可遮涼半畝闊的地。其果子有三寸長，綠油油的，但是，你只能啃上兩口，因為它是苦，澀多于甜，實在難于下咽！

就因為它吃不下咽，所以，才有那橄欖果鋪滿樹下的奇景，成千上萬的橄欖組成一張又硬又堅的大地氈。

尤其，當風吹過，我們坐在樹下，看那「劈劈拍

拍」的橄欖雨掉落，任由其打在頭上，肩膀上，更是趣味，好玩。

十多年前，我住在美里，那時候，似乎不大流行吃黑橄欖，所以，在尼亞一帶都有遍山的橄欖。當橄欖成熟時候，犀鳥的叫聲倍加响亮，你信不信？

住在詩巫的朋友，偶爾也送一些黑橄欖給我，其價格不菲的，真是多謝。不過，那些黑橄欖就是有些不夠鮮味，也許，凡是商業化濾過的東西免不了有失「原味」，誠是可惜！

我想，假如我們要吃鮮美的橄欖，只有到深山裡去了。

絃樂飛揚

在陸達雅長屋參觀一年一度的豐收祭神（祈禱）會，回來已夜半了。祭神會要到凌晨三時才結束，因為我們還要走那兩里多的小徑回家，只好提早離開。

沒有走這又黑又暗的山村小路，已經有許多年了。我們只帶了一支手電筒，踏着高低不平的路面，看着叢林中的點點螢火，聽着夜鳴的鳥，夜鳴的小虫。你一聲，他一句在熱鬧地呱呱吵着。

長屋裡的祭神壇上依然敲响那單純的，有節奏的鼓樂，這鼓樂聲隨着夜風飄過山林、曠野。這樂聲還有另一個含義，是要呼喚遠方的朋友到來，或者說他們歡迎遠方的朋友到來。

在歸途中，也遇上不少人群趕着到長屋去，他們興高采烈地走着，手中拿着火把，火光熊熊，沿着小路照耀，煞是美妙。

我們在夜幕時分從古晉趕來，把車子停在路口，來到長屋已經八時多了。這座長屋建在一座山麓中，

朵朵燈火綴着，像發亮的珍珠鑲在黑色的布幔上。我們只拜訪了兩家友人，聽着祭神壇上的鼓聲敲響，急忙前去參觀。

這個祭神壇是用竹鋪成，像一座大晒棚，當中有一間用碩莪葉搭成的小屋，屋子內擺滿各類祭品，有白米、竹筒飯，雞的毛，豬的皮，豬尾巴、魚頭、動物的內臟，等等。

小屋門正中央擺了個米格，上面放了一個青椰子，外面還有以四根帶着葉子、枝桠的竹在豎着，四週掛着淡黃色的碩莪嫩葉。這兒的所有「陳設」，都是就地取材。

節目正在開始，達雅婦女穿着傳統服裝，還戴着帽子，一身都是紅色的，好看極了。她們在唱着頌歌，手拿着蘆葦花、禾稿，自織的小草席捲着，大家在輪流拍着對方的肩膀、頭和臉，意思是保佑、祝福。

之後，他們開始最重要的儀式了——劈椰子。首先，兩位男祭師高舉巴冷刀，帶了兩位婦女，在椰子上來回跨過；另一位人士在數着次數，鼓樂在一邊越敲越急，最後，一聲呼喝，祭師一刀劈下，劈開了椰子，他們在研究着。據說，這和一年的收成有很重要的干連，不清楚他們憑那一點決定，但聽他們歡天喜

地的在高呼，果真是佳兆焉。

節目暫停的時候，我們翻過一個山坡，來到一座新潮歌舞台前，原來，青年男女都擁到這兒來了，電子吉打在台上彈着，也有歌手，這當然是長屋青年自組的樂隊，樂隊也具備了手提發電機。

台下的坐椅也別有風味，一條一條圓滾滾的木釘成，大家排排坐着，更無須爭先恐後。要跳舞嗎？可以上台去。

這支電子吉打樂隊曾奪過石隆門縣電子吉打樂隊比賽的冠軍獎，青年的吉打手是建築工友。華人新年時，他們手抱吉打，一家一家去拜年，每戶人家接受他們的恭賀，自然回贈紅包。

我們帶來照相機，大弟弟替他們拍照片。他們也是大弟的同事。牛仔衣褲，並不太長的頭髮，似模似樣地擺了擺姿勢。

另有十多位男女在一邊熱情奔放地扭着，舞着，跳的是時髦舞蹈，無憂無慮的一群，真叫人羨慕。

我們只在台下逗留一陣，我禁不住朝四周瀏覽。以前，我很小的時候，來長屋就愛看他們在一室中跳「芽月」。「芽月」舞步輕柔，伴着很有次序的鼓樂聲，令人陶醉，令人忘返。青年人，天下所有青年人

都一樣，總愛抱着時髦走。

我們又倒回祭壇上，只見十多位穿了傳統服裝的中年婦女牽了一根索子，在壇中央繞着走，帶領她們的祭師，頭包着白布，手中拿着一束祭品，如豬尾巴、鷄毛、竹片。鼓樂聲更是喧天，「噹噹噹」，「咚咚咚」，輕的，重的，圓的，絕的，雜在一塊地响。

她們走了一圈，倒回小屋中休息。一會，有三個年紀較輕的女子走出來，以很美妙的步伐圈了一圈，停下來，喝口酒，又繼續舞了一圈，停下來，喝口酒。鼓樂聲配着她們的舞步。她們鮮艷的衣裳，鮮艷的帽子，更顯得耀眼。

在燈火朦朧中，我看見不少華人來自附近。有好幾位朋友，一直各分西東，好多年都沒見面了，倒是今晚意外地在此相聚。

祭神舞會鬧哄哄地進行着，壇邊的觀眾更給予拍掌，歡呼助興。我想攝影留念，徵求他們的意見。一位達雅父老不表贊同。朋友在旁勸我說：「觸犯了神，後果妳擔當得起嗎？」達雅祭神會有很多的忌諱，我自然也明白。

來賓越來越多，有不少來自其他長屋。其實，達雅豐收日他們都有各自選定的日子。今天是六月三日

，他們說假使大家都在六月一日慶祝，豈不是沒客人
來了嗎？可見達雅友族的好客了。

2/7/78

紅樹下的海灣

(記多羅班東之行)

難得一個晴朗的假日，朋友問：「要不要去看海？」看海？讓海風洗淨身上的困倦；多美妙的意念，我才驚醒，自己也曾與海毗鄰而居。彷彿忽然發現一幀陳舊而珍貴的相片！

而這些日子來，我與海疏遠，幾乎忘了海的存在。縱然偶爾到海邊去，也只是匆匆，我也許已不再屬於海了。雖然，當時離開海到遠處居下，夜半醒覺，不聞海濤聲，令人輾轉難眠，漸而適應了環境，也淡忘了從前。

當小舟靠近海灣，山近了，樹近了，雲低了。一帶的沙灘醒了，晒着耀眼的陽光，海浪輕了，浪花也醉了。

不管你到了哪一個海灣，它給你的感受都一樣。悄悄把海換個角度看，它總是遙闊而浩瀚。更不曾聽說天下有哪一個海灘是沒有貝壳的。當把撿貝壳的日子埋在沙土中，走過的脚印也消逝。再過二十年，能

用蒼老、憔悴的音容換個寧靜與喜樂嗎？

這海灣中的一灣溪流畔，那一座的紅樹林是誰種的？我不曉得。你曉得嗎？由樹根直紅至樹梢，洒得這般均勻！在峇當山上有浮雲白如雪花覆蓋的樹木；這紅樹，又是另一種的顏色，另一種的美，另一種的意境！

想來紅樹下的夕陽斜照的景緻該如何莊嚴？那像血嗎？血一般的莊嚴？

我今天只是爲了看海而來。一位把多羅班東當成國家公園的朋友說，海水是纏綿的，怎麼不戲水呢？這一趟豈不是白走了嗎？我說假如你徜徉在洶湧的浪濤上，海又成了無情，把你捲起，再像世俗事把你淹沒。

我曾愛那排山倒海似的波浪，浪花飛躍煞是可愛。其實，一點也不可愛的，浪濤把你拋進，然後，又把你帶回海裡，掙扎，掙扎的，彷彿聽到有人在耳旁冷笑。當我捉住礁岩，又一個浪像巨手似的把我拉走，心疲力竭了，才被救起，從此，我認識了海，也永遠記得美里丹絨羅邦海濱，那座聳立的燈塔，就是那燈塔下的海灣，我也將牢記着那一片十二月的海猶如一位背信的朋友，不和善，也無義。

我說要游泳就回到我家鄉的碧湖去吧。也說不行，那片湖水，更莫測，更高深。我也不過是說起罷了。那湖水淨藍，永掩不掉三年前的一場悲劇。若把因悲傷而掉下淚水收集，是不是也像湖水一樣的滿？捉起一把，它乃從指縫滴落，滴落！

不能在紅樹下留連不返，想來現實煩人，也不能逃避多少。是那一株無名野花，飄逸清麗，托住一句笑語，開了，也謝了。說的人，聽的人都笑過之後，也淡忘了，不留一絲可供記憶的痕跡！

我不懂那幾位朋友的貴姓大名。有句話說與你同搭一艘船，也最是一把會香的福份。當船靠攏碼頭，從此分手，可能一輩子不再見面，也無須掛念。想來也是人生中的一番瀟灑。

午後的陽光由炎熱中暖和了，海面猶如清晨時刻的清新。船行開了，山也遠了，樹也模糊了，再回首望，人是走在歸程上。

總又是悠悠砂河水，陪着我回來。

今天，這一趟匆匆，不帶回什麼，也不失去一些什麼。彷彿聽過一頁鋼琴曲，你用什麼心情聽，它就是你的心情。

不管古人說：「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

悠」是何種心情，造物主能造一片海洋，一脈斜陽，所以，而我們人的一句感嘆，也是心靈上的軟弱！也十分感謝，我原來還有一顆能用來愛人的心。

「在黎明時我懷着一顆長了羽翼的心醒來，感謝能有另一天去愛；

在午時休憩而默念愛的狂喜；

在黃昏時懷着感恩回家；

而後在你心中爲你所愛的人祈禱，

在唇間唱着一首讚美詩，而安睡。」

13·7·82

桑椹

一個下午，我翻閱一本植物圖書，圖書內容包羅萬有，當中有一頁精美的圖片，旁邊寫着「桑椹」兩字。

「桑椹」，鮮紅色近乎紫色的濃艷，青翠的三角形葉子，細細的齒邊，飽含着綠液在葉面上，欲滴下來的樣子。

是的，桑椹，我認識它，也熟它！

這南洋熱帶地方，我不懂除了我祖母之外，還有哪家人家在大門前栽種桑樹。或者隨處都有桑樹生長？祖母的房子門前就長了棵茂盛，兩丈來高的桑樹木，枝極伸展在藍空白雲下，輕風拂盪中。

桑葉是用來養蠶的，祖母當然沒有養那「到死絲方盡」的蠶，也許地方氣候不適。所以，每年三四月裡，桑樹上就結滿了那小巧、俏麗的椹。未熟的椹是青澀的，一片葉腋中塞了一粒椹。千粒萬粒，光輝奪目，使人嚮往，經過樹下的人們不免都說：「好一棵

桑樹啊，生氣蓬勃。」

「揀熟的摘啊，不要糟蹋了。」祖母總是這般叮嚀我們。

每當桑椹成熟了，我和大哥及堂弟妹們都蜂湧到桑樹下，手伸到之處，不留下一粒。一邊採擷，一邊往口裡送，於是，手指染紅了，唇、舌都一樣被染得鮮紅。

桑椹，美麗哪，更尤其那又是自由自在的童年日子裡，吃過了椹，連齒縫也留着芳香哩！手指更沾着香味，教人不忍用水洗去。

有文章說桑椹可以用來釀椹酒。真能採得一籃椹再釀成一瓶酒，我真想試一試，那酒必然美味、芬芳。

我不曾問過，為什麼祖母家門前種了棵桑樹，單是爲了給我們吃桑椹用的嗎？他們大人又不吃的，依我看來不是的。書中古人有「桑梓」。也許，祖母種桑樹的意義也在此吧！

椹，不像櫻桃甜得膚淺。而我今仍念那滿口甜味，之後，是一絲淡淡的酸。彷彿啃着一疊的回憶，一串的牽掛，無窮的追思。

但是，那一九六三年的水患發生了，大水退了後

，大家都在爲祖母那所被洪水沖毀的房子費思量，又爲被水浸了全都枯死的胡椒園憂愁，也有人爲那滿家園的狼藉而黯然落淚。唉，我永遠牢記着那悲傷的情景！

忽然，我也想起了，那棵桑樹呢？我趕忙到了那桑樹生長的地方，唯只看見，桑樹連根被拔起，倒臥一旁，葉已枯萎了，椹早已落光了！

我曾把桑樹扶起，設法把它種回原位；但是，不能，我做不到。

桑椹，這美麗的果子，可愛的植物，在我心坎上劃下了一道不滅的痕跡。

我決定要再尋找，找一棵桑樹秧苗，把它栽種。每年三四月的時候，看那滿樹的桑椹；雖然，採桑椹的日子永不再倒回來！

不過，我會撿拾那落在樹下的椹，撿滿一籃，再釀一瓶桑椹酒。……

樹的日子

我曾對本州一位頗愛達邦樹的詩人吳岸先生說，說我家屋後的樹林中長了兩棵高插雲霄的達邦樹，問他要不要移植到他家庭院中。那一定是件極美妙的事！

當時他怎樣回答我，我忘了。

我喜歡那兩棵達邦樹。

也許，我與達邦樹最有緣份。

小時候，倚在達邦樹根上，看峭岩上的野海棠花開；也數不清，曾在那兒爲自己做了多少幻夢。雖然，夢，一個一個地被現實壓得粉碎，不留一絲痕跡。連一聲嘆息也抵不上哩！

那兩棵樹，聳立着，落葉的日子，看它滿樹金黃色，繼而是「大風起兮，葉飛揚。」枯葉紛紛，撒在半空中，飛得累了，全部落在草地上，溪流裡，從此無聲無息地腐化了。之後，發了新芽，葉生長得很快，不及半個月，綠得濃了。大約維持了十個月的時間

，顏色又換了，葉枯了，又落了，年復一年。一般人推測，那兩棵樹，少說有一百多歲了，想來也是。若不是曾歷盡風霜，它怎麼能如此「紋風不動！」那神態，像希臘神話故事中那位偷了太陽的火種給人類使用的普羅米修斯。

小時候，住的房子蓋在一棵達邦樹下。那是我認識的第一棵達邦樹。

那棵樹相當高，却已是垂垂老矣，樹梢全禿了，只橫伸着一根枝椏，有限的幾片小葉子，尤其在夕陽斜照的暮色裡，倍覺添加幾份悲涼。

但是，說也奇怪，一隻獨來獨往的布谷鳥就揀中那根枝椏，每天就棲在枝上鳴叫，「布谷、布谷」地唱得嘹亮，直唱到天邊的黑布幔拉起，他才安靜下來。也許牠的家就住在達邦樹上也未可知。

風雨交加的時候，我常擔憂，它會受不住風雨狂暴而倒下來，它倒下來，可能會壓中房子，壓倒了房子當然也會壓中我。每當雨夜之後，天一亮，我推開大門，朝外望，看它依然喘着氣，在聳立着。

「大概今晚它就倒下來了。」看的人都輕蔑地說。

直到我家搬走後的第六年，我回去一槍，果然，

它已不復存在了。

另一棵達邦樹今年初被大風狂掃致半截折斷。我記得它，永遠記得它那樹梢上寄生了一叢的胡姬花，印象中那胡姬花開得最熱鬧一次，有三十多莖，莖長約三尺，開了半年才全部凋謝，那又是森林中的另一種景緻。

那胡姬叢中住了一窩成百隻的黑色小鳥，小鳥嗜吃胡椒，排洩下來的是消化不掉的胡椒粒。有一段日子，胡椒價格奇昂，一群小孩就蹲在達邦樹下撿胡椒粒，也是一種活計哩，像五四時代作家筆下的小叫化撿破爛似的。

小孩在樹下撿椒粒，小鳥在樹上鳴叫，胡姬花又在盛開，此情此景，無親眼見過的話，誰也想像不來。

今天，大樹倒下去了，同時，胡姬花也毀了；小鳥，當然也早已離巢他去了。

我剛搬來這兒住的時候，很驚奇地發現這兒竟存留着兩棵達邦樹。看到它，像遇見老朋友。它在與我默然相對。

據說，由於這兩棵樹對附近住家的安全有着很大的威脅性，一些人士決定要把它砍去。就是不曉得何

故，還未落斧。
大樹本何辜？

每天，我抬頭看那大樹，看它那英姿颯然，看它那傲視塵世的神態。我當然知道，它們遲早會被砍倒；人，不會容許它的存在。

達邦樹，在廣漠森林中，是最瀟灑的。詩一樣美，曲一般悠揚的植物。

所以，在該次文學頒獎禮上見了吳岸先生，懇求他把達邦樹移植，聽起來這根本就是我在胡說。而我的確是誠心誠意的。

天籟

晴天了，當聞到晴天的氣息在我周圍，使我更懷念那唯一能跨越山村的聲音。

那年，我才十歲，每天早上，晨曦剛升起，小叔父帶了我，踏着又冷又濕的小路，過小溪，翻山坡到他的旱稻田去。

這個旱稻田是在高高的山腰上，天空晴朗的午後，爬到田邊的一個大岩石上站立，可以看到遠方那一片銜接着天邊的蔚藍色的海，白雲飛得低，就看不見了。

小叔父在田中割草，他吩咐我把剛採下的玉蜀黍搬回小茅屋去，然後，撿些乾樹枝，取個火，我們烤玉蜀黍做午餐吃。

我把玉蜀黍一條條裝進破了一個洞的竹籬裡，剛提起，玉蜀黍由洞中掉了下來，只好折一把草塞住了它，然後再把竹籬重新裝滿，我實在不夠氣力提起來，只好半拖半拉地搬回搭在田邊一棵大樹下的茅屋中

太陽把白雲朵都趕到一邊，自己得意洋洋地在瞪着眼。我要到樹林中找乾樹枝去。

一棵樹上，兩隻紅尾巴的松鼠在樹梢上追逐，其中一隻發現我，停下牠的脚步，對我歪了歪頭，骨碌碌的大眼睛輕蔑地看着我，然後，再規了規牠蓬鬆的大尾巴，於是「吱吱」地一聲，告訴了牠的同伴，牠的同伴也用這不屑的神態打量着我，彷彿在嘲笑我什麼的。我心裡真有些不高興，這小動物，憑什麼欺侮人哩！

樹下有不少枯乾的樹枝，我揀着，看一棵開了紫色小花的小樹，有一隻能倒退飛的蜂鳥，在忙忙碌碌地採花蜜。只一會，我把枯枝捆好，背回來，再找來火柴，取了火，火簾簾地燒着，我拿了鮮嫩的玉蜀黍往火中放下去，芬香於是飄了起來。

我把玉蜀黍烤熟了，小叔父從田裡回來，他滿頭大汗地摘掉了帽子，提起水壺喝着水，他喝過了，放下水壺拿起一根長長的竹杆對我說：「把它豎在稻田中，假如你想聽一種極美妙的聲音——風吹笛子的話。」

我拿起竹，竹的一端被刀子削過了，我把它拿到稻田中，找了最高的土墩，把它插在地上。竹，畢直

的，在田中佇立，風在身邊吹過，陽光猛烈地照射，我靜聽，都是極平常的聲音。

我在田邊端詳，看不明白一根竹風又如何能把它吹響，又一陣風吹起，我聽到一聲聲的鳴聲，隨着風在空中旋轉。

這就是風吹笛子了嗎？我喜悅地問，小叔父點點頭。風一陣輕了，笛聲短了；風一陣重了，笛聲增長了。輕輕的，重重的；冗長的，短促的，在稻田上繞了一圈，送到山那邊去，另一陣又一陣隨後響起。

每個炎熱的中午，不下田去，我和小叔父就坐在樹蔭下，遙望蒼天白雲，遠山近水。周圍是不知名的鳥兒、蜂兒、蝶兒，牠們各自在樹林中尋尋覓覓，誰也不阻撓誰。

翠綠的禾苗一個早上就長高了許多，長長軟軟的葉子，很有次序地浮動。

我拿了刀子到竹林中去，砍回幾根竹子，要小叔父教我造一枝音調如此美妙的笛子，小叔父說這不是竹的聲音，只是風的聲音，只要風不間斷地吹，原本這只是風的聲音啊！

我把圓圓的竹削了四面，這樣可以迎着四方吹來的風，風自然樂意在這農忙的季節裡，為我們高歌一

曲。一天下午，天氣悶熱，只有風把樹木吹得沙沙的

當我們快樂的時候，彷彿風在耳邊輕語，成了更甜美的音調。當我們疲倦了，又彷彿風給我們撫慰，音調是那樣的和諧。當我們失望了，彷彿風在給我們鼓舞，還作了那不平的悲鳴。那純樸的聲音，唯有這純樸的聲音能飄進農人的心坎裡。

那一個晴季裡，我到附近的達雅友族稻田去，發現每一家的稻田中都豎着畢直，直插雲霄的竹。那悠揚的聲音在互相呼應，在我們頭上飄盪。有幾個小男孩女孩，坐在稻田邊，仰望他們的小臉，在微笑。

這是大地的歌聲，只屬於生長在大地的我們，她日夜地在稻田中唱着，喚着，鳴着。

有誰能告訴我，天底下，還有什麼比這更悅耳，更親切，更富鄉土氣息的声音呢！

栗子樹

每當看到綠葉成蔭，枝樑茂密的大樹，不免又記起了那栗子樹，一棵永遠刻在我腦海中、記憶裡的樹。

假如時光真能倒轉，我還是選擇當年那段貧苦却又自在的童年生活！

怎麼會發現那山坡上，樹林中長有一棵栗子樹的呢？很偶然，就是那天到橡樹園坵去，走過那山坡時，看到的是一群松鼠聚在一棵樹上，在吃着果實，多美妙的景色。回來問父親說松鼠們吃什麼果？

「栗子。」父親說。

「栗子？」原來那就是栗子樹。

第二天，我特地到樹下走一趟，抬頭望只見纍纍果實，重甸甸地垂着，枝梢承着重量，好吃力的樣子。再低頭看看地上，竟然是滿地果壳，都是被松鼠鋒利的牙齒糟蹋了的未成熟的栗子。

我開始厭惡松鼠。

一天下午，天氣悶熱，只有風把樹木吹得沙沙响，啼鳥們大概都去午睡了，中午時分的小動物世界是有些的倦怠。

住在那片旱稻田邊的阿菊，偷了爸爸的來福槍，來問我要不要跟她一道去射松鼠。她身穿一件陳舊的花裙子，一頭她姐姐替她剪的短髮，她大我三歲，十五歲了。這是相當有趣的事，不過，我不敢贊同，就常聽說獵槍走火殺人的事，尤其那把硬梆梆，還閃着冷光的槍管，越看越恐怖。

「妳的胆子真小。」她說。

「我怕死。」我說。

每當栗子樹抽了芽，更了綠，我會覺得它比去年更茂盛。……

上個星期某一天的晚上，送一位友人返星洲，來到古晉機場，天空在下着雨，飄着風，正是十二月，秋風秋雨似的愁煞人。

我站在行李檢查處的鐵欄杆前，看着就要遠行的人和送行人的神態，他們都是一群和我毫不相干的陌生人，忽然，我發現站在離我一尺之遙的一位女子相當眼熟，那身材，那兩頰上的雀斑，雖然不是當年的那一頭短髮，我不加思索，差點就喊了出聲來，她就是

阿菊。

無奈，她俯着身，在把行李搬上愛克斯光檢查的枱上，站在她身旁的男士，是她的什麼人？新婚夫婦？或是她正趕着去度蜜月吧！我不走開，站在她的面前，看着她，而她竟對我視若無睹，可見，我這兒時伙伴的影子，早已在她的記憶中烟消雲散。

我整整在她的左右，徘徊了半個鐘頭，再目送她步向候機室。她顯得心情愉快，那樣地笑得快快樂樂。回想起來，我們也有七八年不曾見面了，也難怪在歲月催人的鞭子下，不會在此時此地認得我，更悽切的是我沒有勇氣上前招呼。

逝去的日子真的無可挽回的嗎？

回返家來，心中一直很不好受。午夜夢迴，更是覺得人生的悲哀就藏在心坎深處，淚也在裡面流着。

我什麼時候再回去走那條搖搖欲墜的木橋，木橋邊一棵樹枳樹，樹枳開花了，點點落紅都漂在溪流上，越過那塊大岩石，走過一棵榕樹，就是栗子樹了。

今年，它是否還是一樣果實纍纍，梢頭上仍聚着那一群松鼠？

假如今天阿菊又偷了她爸爸的獵槍來說……，我一定贊同。

讀過一首李後主的詞。

玉樹後庭前，

瑤草妝鏡邊，

去年花不老，

今年月又圓，

莫教偏，

和月和花，

天教長少年。

早晨

我愛早晨。

假如有誰問我，天下哪兒的景色最美？我就告訴他，美麗的景色不在何地，只在於一個早晨。

更不管在何地，早晨，是最美麗的。

不管他是多窮困，早晨，一樣親切地招呼他。

一日之計在於晨。

當晨光在山崗後向四週散佈開來，大地上，所有生物都甦醒了。

對生葉植物經過一夜的酣睡，趁早把葉兒攤開。美人蕉那闊大的葉子，牽牛花那纖巧的蔓兒，都仰着臉，朝四週觀望。

昨天剛含苞的玫瑰也吐放了，像一團團燃燒着的火。在一部世界名著中，苦流浪兒奧利華，每天早晨，徘徊在街頭，看着賣花姑娘手中提滿籃的玫瑰，他

「若有溫情如玫瑰，我將其收進盒裡，珍藏，珍藏。」

無論在鄉村或在城市，早晨，都是這般的生氣蓬勃，這般的煥發。

霧在平地上再起，然後，盪在枝梢上，一重一重地加濃了，遠山也被蒙住。當霧散後，山，更加精神奕奕。

尤其，最叫人神往的是那玉黍蜀和稻田上的早晨。

當玉黍蜀和稻禾開花了，翠綠的田園上舖了一層粉，淡淡的微黃色。霧在上面，由這邊滾向那邊，那麼輕，那麼快，也只有霧在打轉，才不會把細小的花兒搖落。

於是，蜂兒飛來了，蝶兒飛來了，鳥兒啼聲更嘈；天空上，燕子在打旋。

當一個人要踏上遙遠的旅程，他會很早就起來收拾行李，把行李提在手，踏着晨曦，來到碼頭或是車站。此時，在他心中，是一片燦爛，光明的遠景。

我也曾在早晨披着金色的晨曦遠去，也曾在早晨趁霧歸來。雖然，生活的旅程艱難重重，大地，償給我一個快樂，滿足的心情。

早晨，像慈母的手，撫慰着在遠方徬徨，失措的遊子。

早晨，也是吹響的號角，青年都該抬起頭，爲了前途而奮鬥。

早晨的和煦，好比真誠的友情，伴着你在天涯海角，友情像那大海中吹送船帆的風。

晨霧洗掉了塵埃；大地，一片光潔，清新，人間所有罪惡，此時都躲了開去。

學生們揹着書包朝校門走，步伐輕快，走過處留着笑聲一片，書包內藏了什麼呢？一個人生好的開始。

我說人間到處都有快樂，只在於早晨，也在你的、我的身邊。

榴槤

走在市場上，聞一陣榴槤飄香，驚詫地發現，水果攤上竟賣起榴槤來了，這兒擺了一堆，那兒放了一些。

榴槤，我不喜歡吃，也許我是在榴槤園林裡長大的吧，對榴槤，只是有一份解不開的感情，推不掉的思念。

時光總是這般不知不覺地消逝，尤其看到榴槤上市的情景，我第一個感覺是舊夢如雲絮，一剎那飄失得無影無踪，那想捕捉也無從下手的悲哀。

「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在歲月中，任誰都有值得回味的事兒吧！怕只是那份無可奈何的惆悵而已，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這份瀟灑的。

小時候，在家鄉，一年最快樂的日子，就是聽到那句「榴槤開花了」。這短短的一句話，由小朋友的口中傳開，透露了那份喜悅，那份高興。

於是，在清冷的早晨，或任艷陽嬌麗的午後，我

們放下田裡的工作，結伴到高山上去，沿着山坡走，抬起頭，用眼睛將一棵一棵的樹梢評判着，審查着，看哪一棵開得最好，最繁，最密。

榴槿花開到凋謝之間的日子太短，所以，看榴槿花也要趁早的，就如書裡文章說「到龍華看桃花」，那種興致呢！

我不懂，到今天我也不懂，那樣聰明的神仙叫甚麼名字，因為她只用仙棒往樹梢一敲，就化出了白粉末，再用玉手一揮，粉末紛紛黏起，結成。

然後，又叫從早到晚，清風吹送，花香就夾在風的衣領上，送往山前山後，讓十里之內的人們都聞到花香，告訴人們榴槿開花了，人們自然也知道，這是最好消息，令人興奮了。

任誰也憑空想像不來，那滿山、遍野、溪畔，都是花朵、蜜蜂、小鳥、花瓣、花香齊集的景象。一簇簇、一朵朵、一絲絲、一片片、一隻隻、一聲聲、雜亂的、旋盪的、紛飛的、飄繞的、牽依的。尤其在霧雲濃濃的晨光裡，霧像白色薄韌的絲綢，又像網，不是捕捉任何東西的網，每個早晨，她都留戀地徘徊在這裡，探望了好一會，她才高高興興地回家去。

市場上的榴槿並不美得眩眼，我也從來不買榴槿

的，却喜歡在攤子上徘徊，或者用手摸了摸，提了提，讓尖利的刺兒割着自己的手心。然後，裝腔作勢地問攤子的主人說：

「這榴槤來自何處？」

曾有一個攤子的主人，聰明地這樣答我：

「來自新堯灣。」

「新堯灣出產的榴槤不是這個樣兒。」

我說着，自己心裡實在有些兒不高興。那些榴槤青色中帶了好多枯黃色，味道也不芳香，形狀也不好看，我自然一眼可以認，因為，我家鄉的榴槤是十分清香，十分美麗，是青綠色的，更圓得可愛。

榴槤成熟的時候，也是稻田刈野草的日子。榴槤香味從山坡上飄來，前些日子的花香，而今一換成了果子的芬芳。

達雅女孩在田裡，頭上束着布花巾，在蒼翠的禾田中，分外悅目，萬綠之中，一束的鮮紅呢。她們喜歡唱歌；聽她們唱起歌來的時候，這世界就只有歌聲了。

沒有人向我問起，沒有人懂得向我問起，我也捨不得逢人便說，故鄉的美，即使我說了，怕只空惹人嫉忌吧了。

其實，買榴槿也是很有趣味的事。看別人提起榴槿，用手指彈了彈，又用手掌摸了摸，還端近鼻子聞了聞，再小心細看着，挑呀選的，到最後，又拿不準該要那一個。

榴槿能來到市場上，賣果子的達雅人，需要走過不太短的崎嶇小路，小溪上的獨木橋，山崖邊的用木劈成的小梯，岩石雜亂的斜坡，他們趁天沒亮就趕上市場來了。

「不重嗎？」有一次，我忍不住問一個年老的婦女，看她揹的竹簍比她的體格還重幾倍。

「不。」她笑了笑，說。

畢竟，榴槿成熟的時候，是個快樂的日子呢！

那看海的日子

故園離我現在住的地方雖不到七十公里，當自己每次開車子行在較高地帶，總不免引頸眺望，看西邊緊貼着的一列山脈。我必定仔細尋找，尋找當年我家房子後邊的一座高山。

那座山不高，海拔不超過一千尺吧。和那一系列山脈比起來，不成比例的。然而，那却是我生命中，最高的一座山峰。

我由小鎮搬到該山脚下住下，那年我才十二歲。父親向達雅魯長租了一塊地，在那塊土地上蓋了所小小亞答房子，方便到附近的橡園割樹膠去。橡膠園也是租借的。每天的十分之五都必須歸還園主，所以，我們都必須加倍工作，以賺取足夠的生活費。

父親也同時開闢那片原始矮灌木林，種植蔬果和胡椒。雨季裡，收採碩莪粉煮成食物充飢。

房子的附近即是那片廣闊的原始森林，那也是一座果子園，生長着參天的榴槤樹、芒果、山竹、山桃

，以及那叫不出名堂的果樹。這果樹原屬達雅酋長的，不過，他准許我們摘來吃，但不准帶到市上售賣。

那真是一個快樂的日子，雖然貧窮一直襲擊着我家；但都不曾感到有何缺乏過。我迷信着一個道理，認為貧窮的童年，也比白髮蒼蒼的百萬富翁富有一萬倍。

離我家兩里是一座長屋，須走過一條搖搖曳曳的長長木橋，旱稻田，山谷，溪流，和無數的斜坡。

有一座旱稻田闢在高高的山峰上，七月裡，稻農劈草，燒芭，打理園地，撒下種子後，趕上九月份的雨水，滋潤着稻苗，逐漸長高，青翠。

「爬上去，喂，我們爬上山峰去看海！」鄰家的好友阿叻說。

「看海？那山峰嶺上可望見海洋？」

那座山離開海有四十公里吧！

於是，午後，我們一行三個人，連開水也不帶，沿着稻農用的小徑往山峰上走，足足花了兩個鐘頭的時間，過山崖，翻石壁，終於來到廣闊，蒼藍的天空下。

「海，海在哪裡呢？」

我們朝着南面望，但是，雲纔是又濃又低，遮蓋

去了半個天上地下。海，躲在雲中去了。

看不見大海，不免有些失望，我們側身臥在稻田邊，此時才轉眼看那片碧綠稻田。

「待雲鬢散却，我們待到傍晚。」阿山提議，說

「傍晚，然後，我們摸黑回家去？」

「天黑，對，你怕天黑嗎？你休想見海。」阿叻對着我說。

「真傻，大海有什麼可以看，要看，搭船往海洋看去。」

「哼，那你跟我們來看什麼？」

「就是要跟着來看你們的海。」

大家都有一致的意志，所以，我們都沉默了下來。

我們此時都轉眼望着那一片莊稼。

玉蜀黍開了花，花的蕊盛着皇冠，千個萬個的皇冠套在綠梢頭上。肥大的玉蜀黍在枝幹上，鬍鬚吐着鮮紅的顏色，使人垂涎哩！

另一塊園坵上種了稻禾，有三尺來高。風，翻着綠浪。兩個女人在俯身割着野草。田邊蹲着一所小小寮子。

寮子前升起一縷輕烟，阿叻肯定的說：「他們在煨玉蜀黍。」

「你怎麼知曉？」

「我嗅到了香味。」

我看到阿叻頸項一陣抽動，看來倒真是聞到香味了。

因為這山嶺風很強，不間斷地吹，農人以長竹竿削了兩邊，留着洞，再把竹竿豎在田中央，高高的，迎着風，發出單調而美妙的聲音。風輕了，聲音也輕了；風重了，聲音也長了。越過山嶺，深谷，飄到遠方去了。

這聲音帶着濃濃的泥土味。

真不懂雲霧要到什麼時候才消褪。我們口渴了，也有些的累了，看來還是回家吧，總不成天黑後，在小寮中借宿。

我們決定下山去，雖然看不到海。

有大人告訴我們說，雨季的天空寬闊，雲霧不存在，一望而千里，那正是看海的時候。我們聽了，決定明天下午再上山去。

雨後的山路最滑，岩石上的青苔，潰收着厚厚的水，踏上去，容易跌跤。森林中的空氣本來清涼，當

混着雨後的冷，真是寒意迫人了。

我們來到老地方，一看，稻田此時已稻穗低垂，微露金黃，看情況，農家的今年可又是豐收了。

「海，看哪，那就是海。」阿叻歡呼着，顯得興奮。

我朝南面的天空望去，在弧形的天地的盡頭，白雲之下，綴着一道藍色緞帶子，還不到巴掌般寬。

「但是，那海太小了啊！」我說。

「不要緊，這兒看的海太小了，長大後，我們可以獨自去看浩瀚的海洋啊！」阿山拍着我們的肩膀說。

「是，等我們長大後，再看海去。」

「是的，讓我們在海洋上乘風破浪！」

那段日子終於過去了。

自己也曾從海上回來，曉得海的變幻，海的可怕，也同時，也知道，海洋有更多的故事。

那座山再過五百年後還是一座山。我常想像，要是我今天再爬上山嶺去，看到的海又是什麼模樣的，更遼闊？更蔚藍？

我愛海，唯獨愛那小時候的海！

19-10-83

月團圓

今晚是元宵節——正月十五。

雨，飄得柔柔軟軟，膩膩，一綫串着一綫，扣在肌膚上，眉心裡。

也有整串的鞭炮聲，敲在夜中。我知道，即使沒有月色，沒有遍地的乳白，今晚，一樣是團圓月。

「初一到十五，十五的月兒高，那裡風擺動，楊柳梢——」。

和朋友赴這費明儀女士的演唱會，聽那悠揚的歌唱，我恍惚看到一卷中國古代仕女畫面，那一簾捲在古遠的國度中，飄得遠，但又飄近了，不朽的歲月，斑駁的痕跡裡的足印！

在我年少的時候，在靜寂的農家中，在安寧的老地方，那時日中，我聽過類似的歌聲，也曾沉醉于如此的平靜裡。

歌聲，猶如溪水的淙淙。

溪流原是土地的知己，我常這麼認為。所以，把

耳朵貼近溪流，就能學習了解廣大土壤的心懷和意念了。

當演唱會謝了幕，之後，雨，仍舊落着。朋友送我到籬笆外。我到了屋內，撥掉滿身的雨珠，千顆萬顆的，不懂是哪一個仙女的淚？

我們都忙，一年之中，和朋友相聚的機會不多。在人生旅程上，各人都背負着各人的包袱，在勞累，在奔波，在失落，在爭取。

「月團圓，
人邂逅，
月似當年，
人似當年否？
往事心頭漸八九，
怕到三更，
早到三更後。」

我暗自慶幸今晚見不到團圓月。這首詩裡之際遇我沒有，有的一些兒也是剪不斷的惆悵吧！也是「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的寸寸無言的柔情啊！美的故事最挑人的憂愁。

如此的元宵月夜，就任雨珠，爆竹，歌聲留住了。元宵，年年都有的。

番薯花開

「只要看那片番薯花開的情況，我就曉得，泥土中的薯仔結得多不多了。」龔公說。

龔公，六十多歲年紀，小個子，天天穿那件黑長褲，藍襯衫。因為樣式和顏色都一樣，看起來像不曾調換。他那雙光腳板踏出大門外，不管下雨或天晴，那頂竹笠帽子，必然戴在他頭上，永遠與主人相依。

他寄居在他近親的家裡，那人家住在一座半山腰上，與我家只隔了一口池塘，一條小溪和一塊番薯田。那番薯田就是龔公的，土地是他向附近的達雅同胞租用。

每天清晨，霧，凝在園坵中，彷彿天上的白雲都落到地上來，真叫人感到一份驚喜，怎麼這一個早晨，自己竟也能踏在雲端上？

在霧中，那片番薯花開了，嘩啦啦地鬧了滿園坵。番薯花朵形狀像牽牛花，顏色稍呈深紫色。在晨光中望去，花朵顯得精神奕奕，唯可惜它只盛開在早晨

中。中午時分，花即謝了。

每當見那片花開，心裡不免懷着一份感謝，一份興奮的心情。由花朵組成的世界最爲美妙。

蕃薯園坵邊有一棵榕樹，大熱天裡，龔公擱下鋤頭，坐在樹蔭中。好事的鄰家哥哥都圍上去，故意問：「龔公，你的家鄉在那裡？」

「你看不懂我這頂竹笠頂上寫的兩個大字嗎？」他瞪着眼，反問你。「你們讀書都讀到那裡去了？」

他很很不悅的，抬起手，摘下頭上的那頂竹笠，朝對方的臉重重地搥了搥。

那竹笠上寫了兩個手掌般大小的黑墨大字，是一個地方的名稱。

「那只是一個小地方而已。」

「什麼？你說我家鄉是個小地方？」他怒目相視，顯得非常氣憤。「我不告訴你蕃薯要怎麼種才結更多的薯仔。」

「是我糊塗了，原來那是一個城鎮！」說話的人把話一轉，歉意地說。

「是的，是的，那就是我的家鄉。」

他滿意地笑了，一份期盼，一份懷想的笑容，如珍珠似地，珍貴地展露在他那皺痕疊疊的臉上。

「你能告訴我，蕃薯怎樣種才易結更多的薯仔嗎？」

「哦，我告訴你。」他坐直了背脊，嚴肅地說。「你選上好的苗，要肥壯的。然後，掘開土，埋下中段，頭尾兩端由它翹起——。」

他說着，很熱心的，還加上一句切切的叮囑。「還有——蕃薯哇千萬不可讓女孩子的腳踏過。」

「爲什麼？」

「總之，不可以。」他似乎也說不出較妥當的理由。

爲什麼喊他聾公？那人家說因爲他性情極端孤僻。當他心情沉悶的時候，喊他吃飯他也當作聽不見。而一年到頭中，他心情惡劣的時候又居多，久而久之，大家就當他耳聾，稱他聾公了，他也接受了。

據說，他娶過妻子，也有個兒子，他們都死在日軍的槍彈下。之後，他一直獨身着。

當蕃薯收成的日子，太陽猛烈地晒。聾公先用刀割下成捆的蕃薯籐，籐上帶着葉，花蕾和謝了花朵，把它置于園坵邊，這土地成一片光禿禿。

於是，聾公用鋤頭往泥土中掘去，跟着跳出來的是一顆顆拳頭般大的蕃薯。

「也同時把泥土翻轉來，晒太陽，冷泥土種不了農作物。」他會告訴旁邊看的人說。

「爲什麼叫冷泥土？泥土不是成天都晒着太陽的嗎？」

「泥土下層晒不到太陽，否則，下一回種下秧苗，秧苗長不成。」

他不會對你多作解釋，他解釋不了。但他心知肚明，陽光晒過的土壤有充份的養料，這是農家的常識，經驗所得的，所以，不要硬問爲什麼，未下種之前，泥土都要掘鬆，晒它幾天的大太陽。

龔公把蕃薯撿在大筐中，細小的留着自家吃；圓大的，悅目的，把它帶上市場賣。這由下種到收成約三四個月時間。

所以，很快的，龔公把畦掘妥，再種下苗。雨露，陽光天天滋潤，一轉眼，那園坵上，又是朵朵紫色的花在怒放。到後來，我也曉得，蕃薯花開的情況如何，泥土中的薯仔也結得怎麼樣了！

不久之後，龔公跟着那家人搬走了，聽說往晉成路一百多里處開闢胡椒園。許多年了，不曾聽到他的消息。也許，他已離開世間；也許，他仍然在太陽底下，掘着泥土。……

但是，都不要緊，雖然舊日的園地已荒蕪，那秧苗，花開，薯仔的熱鬧情景，永遠活躍在我的記憶裡；也留存在藍空下，和青山綠水邊。

如今，我站在老地方，彷彿仍看着那戴竹笠的老人，在園坵中忙碌着。那頂竹笠上寫的兩個大墨字，看來顏色有些褪了。我知道，他會買來新墨，新筆，再漆，再寫——。

玫瑰、玫瑰

假如說晚霞是宇宙的聲音，玫瑰應該是綠野中的一闕輕曲。

有朋友說他惜花，所以不願種花，原是不忍見花朵凋謝時那憔悴、零落的容貌；假如屬實，他該是痴人一個了！

日本一首名謠詠櫻花，歌詞說：「櫻花啊！你莫開得如此絢爛，因為你不久就凋落，朋友啊，我們相遇，因為結局是分離！」日本名曲旋律最是悽怨，如在冷冷的夜月下，獨坐在水邊，看那搖風的竹影，使人感到不懂應該怎樣活下去！

衆花之中，什麼花開時最絢爛，凋謝是最悽涼？我想應該是玫瑰了。

玫瑰有着不實在的美，和晚霞一樣，晚霞的飛舞使人連想夜幕，玫瑰的怒放使人連想蒼老，毋怪日本人為美麗、短暫的櫻花不勝唏噓了。

和朋友們走在鮮花市場上。繽紛的顏色都堆放在

攤位上。罐中的一撮清水，供養着青春，僅度這幾個白天夜晚？

我站在攤子前，在推測花朵的家鄉是何處？那劍蘭纏着略帶蒼白的長葉片，像一列低飛的小燕，我在雲頂高原上見過，那兒開得最繁華的。還有那溫帶的「嬰兒的呼吸」，溫暖、安靜，以及最富豪邁氣概的萬代蘭。……

於是，數下去，就是玫瑰了。

那一大束，一大束紅得發紫，含苞待放的玫瑰，不慚她的名字叫「玫瑰」，看了她使人打從心裡稱讚。

我仔細欣賞，心裡却不免有些稀奇，怎麼這玫瑰都是含苞的，是新栽的品種。

我繞過攤子的另一角，決定仔細研究一番，我看到主人坐在小凳上，左手捉着花莖，右手的兩根指頭在捏着花瓣，在毫不猶疑地把紅艷艷的紅瓣剝落，留下一朵蕊，擲下零碎的瓣片在水桶中浮着。真聰明的賣花人，把一朵朵原本盛開的玫瑰化成一朵朵含苞的蓓蕾。

我不是痴人，從來不為花嘆息，這一下子，我不免搖了搖頭——想起小時候，在戲台前看古裝舞台劇

上演，崇拜那古代的英雄角色。有一次，我跑去後台，發現那威風八面的「周瑜」戴的鳳尾冠已褪了顏色，七彩的絨綫也脫落，心中好失望，是一種莫名的失望。

站在旁邊的朋友也大讚含苞的玫瑰可愛，我想把他們帶離攤位，因為我不要讓他們看到賣花主人在剝玫瑰的殘酷情景。

「××的玫瑰畢竟是現代化的，與眾不同，……。」朋友說。我說也許一點也不錯，而心裡非常不舒服。

房東太太

只因為半世漂泊，所以，也比別人多認識了幾個房東太太。這是最難忘的一位房東太太了！

她大約四十多歲，身材矮胖，面貌慈祥。我不清楚她有幾個孩子，有出嫁的女兒也有一個抱在懷吃奶的兒子，總有十多個吧。

她是一個朋友的媽媽的朋友的女兒。於是，這位朋友的媽媽作主叫我們在這兒住下，房租攤開還，伙食合着開，五個人之中只有我在工作，她們都唸中學。

每天早晨七時，我便提了飯盒子，踏了單車前往朋利遜路三哩半工作，路程是遠了些，也不要緊，我喜歡住在這兒，雖然房客有七八戶之多。倒是走廊前面就是碧水悠悠的砂河，河上的那座英姿翩翩的吊橋，每個傍晚時分，看那夕陽倒映在河水中，河水泛着波鱗，閃着銀光；斜暉殘照裡，吊橋的佇立，也添了幾分悲壯！

房東先生一家人開咖啡店，生意相當清淡，有時候成天也難見客人來坐，店中盡是空着的椅子和桌子，此情此景，不懂房東先生心中是何滋味，我倒是吃自己的飯閒着替別人擔憂。

我們這些住戶中，少說也有十多輛單車吧，把單車排滿了這後門的一個僅有的一個小空間。因為每天第一個出門的是我，不得不把車子一輛一輛搬開，搬出自己的之後，又一輛一輛抬回原位（車子都是上鎖的），必須小心翼翼，免得有所損壞而傷了和氣。

房東太太也是很早起身的；而那些小毛頭也一樣起得早，在吃粥的，在喝奶的，也有要趕着上學去的；那不上學的也趁早起來爭熱鬧。房東太太哄吃奶的，餵吃粥的，又拿襪子，束鞋帶，梳頭髮，還叮嚀小傢伙們過路要小心。奇怪她這麼忙怎麼不會發脾氣！

同住的房客都是小家庭式，有一戶是離了婚再嫁的太太，帶了個唸中學的兒子，兒子是熱心青年，紅新月會的會員；繼父嗜酒和賭，白天在睡覺，夜晚就出門去了，這也許是「世界各人擁有」的情懷吧。每個夜晚將近凌晨他回來了，就在窗口下連續地喊：「阿春，阿春的媽——開門——。」如我們這爛睡如泥的青年人都被吵醒，其餘的人更不必說了。

於是，有不耐煩的人投訴房東太太去。她不語，只一笑。有些事兒房東太太也不好多管的哩！

房東太太的三女兒早已輟學了，閒着的時候就帶了弟妹來找我們聊天。她有個弟弟約六歲，個子瘦小，臉色慘白，經常聽到他的哭聲，顯然是個體弱多病的孩子。他姐姐喊他葯罐子。常見他沒精打采地坐在樓梯頭，像個洩了氣的塑膠洋娃娃。

星期六我們原只工作半天，因為下個月是聖誕節，今天的工作也增加了一些，回來時正是黃昏時刻。我把單車停放好，就要上樓回房間去，却發現這小男孩又坐在梯級上哭着，鼻涕掛得長長，右手用塊白布繫着，吊在肩上。

「跌跤啦？是不是？」我問。

他不理睬，哭得更厲害。

我也不多問，上樓來，剛進房間，小英拉住我，說：「妳不是懂得空手道嗎？去把那個大忘八蛋拋進河裡去。」

「什麼？」我問。

「大王八，隔鄰那個單車店老板，大男人，大王八蛋。」

「單車店老板？他得罪妳了嗎？」

「哼，他沒有得罪我，我是越看越不順眼啦。」

小英氣沖沖拉了我朝樓下走，走到樓梯頭，就站在小男孩的面前，說：「妳知道他的手是怎樣斷的嗎？」

「斷手？」我呆了一晌，原來把手臂用白布吊着……。「怎麼斷的？」

「那個大王八蛋，大男人折斷他的，我們剛陪他去看跌打醫生回來。」

「單車店的老板，那個身材高壯的大男人折斷一個小男孩的手，什麼大事啦？」我驚奇了，幾乎不大敢相信。

「還不只這一樁呢，他還把房東太太打下水溝。」小英說着，房東太太也走過來了，我第一次見她的臉上佈滿黑雲。

「天下竟有這等離譜事，怪啦！」一個白髮滿頭的老伯在旁驚嘆！

原來事情是這樣引起的，房東太太的這個愛生病的五兒子原和鄰居小少爺是好朋友，昨天，因為和小朋友爭奪一架紙飛機而爭吵了。這小朋友的父親原也是疼兒子的，就警告小男孩不准再上他家店門前的五脚基一步，房東太太只當這是小孩子氣的事，只責備

兒子幾句也就罷了。誰知道小孩子偏沒記憶力，一轉眼，把人家警告的話忘光了，剛才又走上鄰居的大門前，做三姐的阻止不及；這當兒，這大男人一躍上前，使出了少林寺七十六房拳法，一把捉住小男孩的手，小男孩本來是瘦瘦弱弱，只聽到「吱」地一聲，折斷了，像折斷一枝花梗。

「後來呢？房東太太又怎樣被推下水溝？」

「五兒哭着回來，把臉也哭白了，只嚷着手痛。我一摸他的手臂，發現骨頭截成兩段，三妹說是“他”折斷的，於是，我趕着去找他問理由，他什麼也不說，只說：“瞧一瞧我的中國功夫先！”就朝我背脊一掌，我躲不及，就被推下店門前的水溝去了。」房東太太說。

「阿哈！中國功夫，原來中國功夫只打婦人和小孩的啊！」那個嗜酒和賭的男子也被吵起床了，在冷冷地說。

「嘿，要是我懂中國功夫，馬上就去把他打碎！」有人在旁說。

「不報警嗎？」我問。

「他警告我們不准報警，否則，就放火燒我們的店。」三妹說。

「你們怕啥？火從你的店燒起，不也燒去他的店嗎？」小英說。

「唉，慢慢談吧，鬧下去也不好。」房東先生走來了，在說。真虧他，把這人人看不過眼的事看得平平淡淡！

「就這麼便宜了他嗎？」有人嘆道。

「我大姐說要找大舅父來，我們的大舅父是開武術館的！」

「哦——」

這一回倒是看戲更比演戲好！

我們房客都散開，各自吃各自的晚飯去。

第二天，我依然大清早便工作去，一直牽掛着這場戲怎樣演，憑我想像就該和天下所有大俠士一般，把惡人打得落花流水。這個大舅父是開武術館的，換做我是他就把那個大王八蛋的手臂扭斷，以手還手，叫他也嘗嘗痛的滋味！

傍晚，我回到，放下飯盒，第一件事是把三妹找來，問她的大舅父來過了沒有。這不是多管閒事，因為讀武俠小說是不能只讀上集而不讀下集的。

「我大舅父早上來過了——。」她說，有意無意地停了一下。

「教訓他了嗎？」我追問。

「也沒有什麼的，他一見我們的大舅父就連忙道歉，並情願賠一筆醫藥費，大舅父說也就算了吧，都是武術中人——。」

「天，不會是妳大舅父的師兄弟吧！」天下，竟然有這劣等武俠小說結局。假如人家的大舅父不開武館的話，又將怎麼樣？

以後的好些日子中，我都聽着房東太太訴說那次被擊傷的背脊還疼痛哩。我們房客自那天作了一番自作多情的表演後，都沉默了；雖然心裡還是同情這兩母子的。

半年後的一天晚上，房東太太意外地來到我們的房中，似要找我們商量什麼，我們又吃驚又擔憂。

「對不起，妳們，真是很難說起的，妳們莫怪……。」房東太太客氣着，說。

「妳說吧！我們不怪。」

「實在，我們的咖啡店挨不下去了，所以，打算出頂——」。

不必再說明白了，和前兩次搬家的原因差不多，我們都明白，這又是到了我們該滾蛋的時刻！

「好吧，我們搬就是了。」

「唉，我也不想爲難妳們——」。

「不要緊，我們無牽掛，住哪兒都一樣的。」我說。

「多謝妳們！」

房東太太一聲長嘆，走開了。

「嘿，明天咱們分頭去找房間吧！」英說。正是我要說的話。

月底，我們又搬走了，一個人一個小衣箱，一些炊具，像去旅行，我們原也是旅行習慣了的。

此後，每當從吊橋經過，遠遠可望及那兒已換新了的招牌，據說生意也一樣沒多大好轉，只是隔鄰的單車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興隆。

原來，房東太太帶了一群孩子回娘家去，丈夫去了外地。

總之，我發現，遇上一位可憐兮兮的房東太太和遇上一位兇巴巴的房東太太一樣，都是叫人難消受。

28 / 3 / 80

馬來婚禮速描

住在朋利遜路四哩半的一家爪哇籍友人嫁女，邀我參加婚禮，我當然是萬分高興。

爪哇籍，其實，他們已皈依回教。在我眼中看來，他們的飲食起居都和馬來人相同。

參加馬來婚宴我不是第一次；參觀他們的婚禮，我是第一回。

這天傍晚六時，我來到友人家，吃過了咖厘飯，喝過了咖啡，因為和新娘也和幾位女孩子很熟，就擠在新娘的化粧台前，幾位女孩子在給新娘化粧。

新娘今年十九歲，個子矮小，皮膚黝黑，圓臉，一雙大眼睛，又黑又長的頭髮，典型的南海姑娘。因為要做新娘，她的十個手指甲都塗上了鳳仙花液，成了橙黃色。

女朋友們圍繞着新娘，拿胭脂的，拿梳子的，拿絲帶的，拿綢花的，搖扇子的，遞手帕的，新娘的母親還送來茶水，深怕女兒渴了。

他們是以回教規矩結婚。這時，有兩位長老拿了一張字體非常嚴謹的紙進來，要新娘在上面簽字，大約是結婚證書之類吧！新娘毫不猶疑地簽過了，長老便退了回去。

婚禮就要舉行了，新郎家住七哩，大約七時抵達。

他們的親友們拖兒帶女，高高興興地前來道賀，然後，他們都被招待坐在草蓆上，吃着飯，菜色中有咖厘鷄，鷄蛋，青豆等等，大家快快樂樂地吃着。

我不禁想起了華族的婚宴，雖然一張請帖，紅包十二、四元，假如帖上註明夫婦，還得多加一倍，廿四、八元。

我曾在一個婚宴上，見一位太太帶個小女孩來，四五歲的樣子，女主人見了，臉一沉，背後對客人們說：「瞧，一個紅包十四元，還帶個小孩來，想吃回本嗎？」話傳到了該位太太的耳裡，該位太太難受地對我說，說她因為孩子放在家裡沒人看顧，只好帶了來，沒想到主人家不高興。

我聽後心裡直打寒顫，十四元，多帶個小孩真的就吃虧了主人嗎？華人為什麼現實得這般可怕！

甘榜內有一支傳統鼓樂隊，幾乎，所有在甘榜內的婚宴上都少不了他們，那「碰、碰、碰」的聲音，很輕柔，很安祥。

今晚，他們被主人家邀請來，準備熱鬧一番。鼓手們都是年輕的男孩子，穿了傳統服裝，頭戴「宋谷」，排排地坐在欄杆前，這兒是男孩子的境地。女孩子都留在廳內，內廳與前廳隔了一座屏風，誰都不可越界，這是他們的規矩。

大廳中央設了一個花壇，搭起的帳子掛了七彩燈泡，晶晶閃閃；當中擺了兩張椅子，旁邊擺滿塑膠花，洋溢着喜氣。

這時候，有人歡呼新郎到了，鼓聲喧天地打響，伴娘伴着新娘站在大門前，要迎接新郎進來，她穿的並不十分傳統，長裙是洋式，只是頭飾屬於馬來風味。

新郎坐了一輛轎車而來，車上繫了藍黃色的絲帶。藍和黃色等，是他們的吉祥顏色；這和我們不同——

新娘迎着新郎進門來了，新郎打扮得光鮮整潔，禮帽雖然是「宋谷」式，却是富麗豪華，下身一件綉

花沙籠，襯托着黑色金邊衣褲，倒是十分瀟灑。

一對新人一步一步向花壇走去，新娘神采飛揚，新郎低着頭，有點羞人答答。

新郎坐在左邊，新娘坐在右邊，他們的面前擺了一小盤的白石膏，婚禮就開始了。

首先，一位長老站在新人面前誦讀，完畢後，就用細小的棍子蘸了白石膏，點在新人的手背上，額中央，表示祝福。之後，是祖父，父親，伯父，他們都站在新人面前說了好話，再把白石膏點在新娘與新郎們手背和額上。親人多，時間自然長了，最後，才輪到伯母，姨媽之輩。

這一點我又不能不聯想到華族的婚禮了，華人婚禮是拜祖先，敬茶，新娘新郎又跪又拜，像被人揪住的大木偶，轉一回東，又轉一回西。天氣熱的話，悶得新人滿頭大汗；三跪九仰之後，還要以紅包（見面禮）的大小來衡量親情的輕重。（奇怪，華人幾乎什麼都講錢！）

婚禮告一段落，新娘帶領新郎進入新房，小弟妹們擁上前來。新娘坐在绣花床上，接受小弟妹們給她行個傳統式的禮，表示這是誠心的祝福。新娘以點頭

、微笑回禮。

在廳上，鼓兒打着，也有人在哼着歌。老人們聚在另一個角落，在說着笑話，抽着香烟。

賓客來得更多，有些年輕男女，是專為參加對歌「班頓」而來的，他（她）們衣着光鮮，一片喜氣。

這時候，一個姨媽在說祝辭如詩歌朗誦，音色，字句，非常優美，大家都拍掌喝采。無奈，我的巫語實在不行，聽不懂，也抄不上一句來。

衆多賓客之中，唯我一個是華人。打從明朝開始，我該好好學習國文才是。

將近十一時半，他們開始跳「弄迎」和唱歌了。我告辭回家，雖然很想多留一會。

「我們要唱到天亮呢！」一個女孩子送我出來，對我說。

踏着溶溶月色，晚風清涼，聽那歌聲飄揚，我發覺，他們的快樂是精神上的，是真正的快樂。

鋪橋

下了一場大雨，那條橋被洪水沖走了，切斷了這條小徑，行人站在岸上看了看，無奈，只好急急忙忙掉轉頭走那遠遠三哩的大道，而打從這兒走只費二十分鐘。

這條小河不能說大也不能說小，原是鹽柴港的上流，河水流過大石路兩哩半，河面也有二十多尺闊。下大雨的時候，飛機場附近一帶的水都匯入這兒，以至水流相當湍急。

幾年前，這一帶是叢林，沼澤；如今，隨着房屋的發展，已漸成爲住宅區。

我就住在這小河邊。

其實，原有一條木橋是一位白髮老伯設的，方便他的孫女兒到四哩的塑膠廠中工作，也同時方便了我們。大家都感激這位老伯。

現在是雨季了，河水相當深，要重新把木橋釘上，還須費一番氣力。我說再也不能煩勞那位老伯了，就自己動手吧。

木料，就向附近的建築場地要了幾塊被丟棄的木板，還有，打橋柱不能用小鐵鏈。我記得老家有一把十二磅重的大鐵鏈，星期六上午就回家去借來一用。

星期天下午，天在下着毛毛雨，外子和三弟把木板搬到河邊去，我們在打量如何着手鋪橋。

我的鄰居是達雅人，也許是他看到我們的行動了，連忙帶了兩位朋友趕來，說是來幫忙的。他們都身強力壯。

「那麼，我們就造一座天下最美麗的橋。」我們非常高興。

達雅朋友說在這水流湍急，又是木料和人工缺乏的地方，唯有依他們祖傳的鋪橋方法，鋪一座省事耐用的「山地」橋。

我們都贊成。

需要一把鋸子，我們都沒有，只好向對面人家去借。這位太太帶了兩個小孩在家，她說不能來幫忙，不過，她家剛蓋了車房，有剩餘的木柱，叫我們拿來作橋柱。我們大大地高興，趕忙扛了兩根來。有了這結實的橋柱，才能鋪一座天下最精緻的橋。

這位達雅朋友把木柱子一鏈一鏈地打進河中去。把六根柱子打牢了，他已滿頭大汗；十二磅重的鐵鏈

也虧他揮得這麼輕巧似的。

現在是鋪木板了，再用鐵釘釘牢。天，釘子不夠了，回來把箱子倒翻，竟一根也沒有。我開車到附近商店買，因為是星期天，商店都休息了；不休息的咖啡店，又不賣鐵釘的，只好空着手回來。

「我到對岸的建築工場的儲藏室要幾根來！」達雅朋友說。

「你這不是成了小偷嗎？」

「我對天地喊三句，天曉得，地曉得和你曉得，不算偷，我只拿夠用，不多貪他一根。」她說着，向對岸走去。

相信該位老板不會在乎幾根鐵釘的去處，否則，抬着木橋上法庭作証物，我們都坐牢。

橋面還未釘妥，天竟下着大雨，總不能放下不做了。將近傍晚了，明天大家都有工作，行人也一定要走的，乾脆冒雨把它釘妥，鋪牢，反正回家也一樣得沖涼的。

「趁早釘妥了，我要趕巴士回民屋。」

「下一回的時候走自己鋪的橋，最穩當的了。」

「當然，我釘的橋讓別人走，也一樣踏實得很哩！」

他們兩位住在西連路，也許一年只來他的親友家一趟，他們來幫這個忙，根本不求報酬，只出於他的一顆熱心吧！

第二天，看着行人在橋上行過，或是推着單車的工友，或是揹着書包的學生，我們心裡都感到愉快。

然而，那一天，一位住在我家對面的拜佛人家的少太太來對我這麼說：「我們××花園常鬧小偷，不如把那木橋拆了吧，斷絕鼠輩的來路，因為小偷愛由小徑出入的。」

我聽着，呆了好幾天，心裡一直在想這一回又是罪孽深重了，鋪橋方便了小偷，間接害了被竊的人家，我也一直在想是不是應該把小木橋拆了呢？不過，我倒決定了，要是那位少太太再提起這件事，我就叫她自己動手拆好了。難道小偷只走小徑不走大街的嗎？

十二月裡，雨水特多。水就常淹過木橋，我們擔心它不牢固。水退後，向前瞧，只見木橋依然橫越，即使水淹過橋面，行人也一樣提着鞋子，涉水而過。

其實，以後，這小徑能不能方便我們這般行人？還須對岸的建築商老板有個寬大、慈悲的心懷！

租房子

房子的三年租期月底便滿了。其實，早在三個月前我已是在找尋房子，預備搬家。不料，房東太太一封通知書由律師館寄到，也許，這是洋人的禮節，慣用手續吧。這對我們東方人來說使人有些不近人情的感覺！東拜託朋友，西拜託親戚，也看過幾個所在，却都不滿意。環境好些的，租金太貴；租金付得起的又太雜亂，要不然，就是交通不方便又沒有自來水和電流。總之，天下之大竟無我容身之地！

這天下午，我的芳鄰來了，一位四十幾歲的未婚小姐。我期望她帶給我最好的消息。她抬起右手朝窗外的樹林一指，說：「那所房子不妨修理，修理，可以住人的。」

看她那一本正經的神態，不是存心尋我開心。我說：「那所房子不是鬧鬼嗎？聽說死過兩個人的，而且，房子的主人又是誰？」

「房子死過人不離奇，老主人是我爸爸朋友，那

倆夫婦就死在那所房裡，他們生前是好人。」她說。
還特別強調最後一句。

「你的意思是說，好人死了一定也是做好鬼？」
我興趣了，說。

「當然，這是可以肯定的。」她瞪了我一眼，像
在責我挑剔。

我朝窗口望去，在離此約五百碼之遙的樹林中，
那所房子的四週已雜草叢生，遠遠可望見簾類已爬上
了窗門，牆板的油漆早已剝剝，大門板也已腐蝕了，
而且，整座的房子已顯得很嚴重的傾斜，看樣子幾乎
馬上就會倒塌似的。我住在這兒已三年了，從來未曾
見過有誰在那房子中出現過。

「看樣子那房子已經很老了。」我說。

「超過四十年了。我小時候常跟着我媽媽來看那
老主人。」她說。音調是平平靜靜地。

原來她在懷舊。我嘆口氣說我擔心下雨時，屋瓦
漏水。不過，我又補充一句：「漏一點點倒不要緊。」

她很熱誠地答應我向現在的主人聯絡。我感激之
外，不敢說第二句不合時宜的話了。

兩天後，這位朋友陪我去看房子主人。她是位肥

胖的貴夫人，一臉的精明相。她就像下律法的說明她一個月只收若干房租，此外，一切不負責。她還訂了一張合約，合約指明說將來她要我何時搬走，我就得隨時走，不得有異議，而她也不作任何賠償。這條件可算苛刻吧。唉！我嘆口氣，一口答應，也在合約上簽了名。走出房東太太的玻璃大門，望望白雲藍空，心情還是沉重的。

合約簽了後，第一件事是如何清除雜草，補牆壁，釘門板。這天下午，我拿了鐮刀來到房子前，劈掉了門板上的簾類，這長簾竟開了白色小花，嬌嬌滴滴地在牽牽拉拉。大門的鎖已生鏽腐蝕了，我一推，門就開了。我走進來，可看見房子的大廳上，一個角落，很明顯的是一堆燒過的香燭遺留下的殘燼。我心底雖偷偷吃了一驚，在猜想是不是老主人出殯之前用過的，却馬上又安慰自己說好人死後是好鬼；好鬼，當然是慈祥的。所以，他一定也同情我的處境！

我踏着蜘蛛網結滿的樓梯，上了樓，這樓上有兩個房間，房門根本已破爛。我看了看屋瓦，那屋瓦倒還相當完好，住一段時間是沒問題。

自來水原來是有的，水龍頭也完好着；電流必須向電力局申請駁接，還花了八十元的手續費。這天下

午，電力局派員來了，那兩位技術人員提了工具箱，站在電綫總開關的旁邊，呆了好久，才說：「對不起，依照電力局的規定，爲了使用者的安全，我們不能駁接。」他稍停了一會，說：「除非更換電綫。」

更換電綫？那筆錢我可花不起，更沒必要花。我懇求他們說我家只是暫時在此住下，請他們通融。也許，他們看到了我這副可憐相，很不情願地把電流接妥了。

當天傍晚，响雷了，火花由電綫破裂口冒出，劈劈拍拍地响，如放烟花，其情景也夠驚人的了。我只好拿出敷傷口用的膏藥布，以椅子墊腳，爬上牆去把腐爛的電綫貼緊，如此這般，也勉強可以「安全」了。

十二月是雨季，雨水下得纏綿，愁風愁雨掃着落葉，千片萬片都飄進屋來，散落在飯桌上，碗裡，鏟中，因爲那兩扇窗門已壞得不能釘補了，關不上窗門，其情景可想而知了。

幾個鐘頭的大雨後，地上的積水都湧進來，有一尺多深，小魚在飯桌下游逛，我却在吃飯，腳浸在冰涼的水裡；我不是詩人，倒住在這一片的「詩中畫裡」。

房子的左邊有一棵沙梨樹，一年裡它結一次的果，而且，果實纍纍，溫暖的陽光洒在樹上，也照着這間老房子。想想自己一家人到底不至于流落街頭，還能說世界不夠美好嗎？

鬧元宵

元宵節，在我的記憶中只有兒時的元宵節是熱鬧的，笑着的。此外，也許有更熱鬧更光采的，都不能叫我心中的元宵節褪色。

新寮灣，這隨着石隆門礦業的萎縮而逐漸被人們遺忘的小鎮，月光浸在瀝青路面上，倍加蒼茫。

今晚，十多年以來的一個元宵，我又在人群中，有提花燈，舞獅。有人說小地方，小玩意兒，不值得一瞧。而我，正如對一些的歌樂會提不起興趣；雖然，這是大巫比小巫的排場。

在暮色蒼茫中，我們把車子停在母校的草場上。母校重建竣工了，是一幢鋼骨水泥的三層樓校舍。往日的木板舊教室已大部份被拆掉了，眼前是煥然一新的景象。

依舊走的是這條小徑，再到商店去。當年，商店後的那間木板舊房子是曾祖父的住家。當年每值此時刻，身為僑長的曾祖父必然提了火水到街頭巷尾把

那兩盞路燈點燃，好讓那黑暗的街頭有一絲的光明。如今，曾祖父已逝世十多年了。（聽說那兩盞形狀古怪的汽燈因為有古舊的價值，在一個夜裡被人竊走了。）此刻，我彷彿依然看着曾祖父那身穿淺藍上衣，黑色長褲老態龍鍾的背影，在緩緩地走着……。

人群，竟然把小鎮擠得水洩不通，我說就到人群中去，希望能遇上兒時朋友們。從街頭走到街尾，又從街尾走到街頭，把每一張臉都細細看過，就是不見熟悉的臉龐。

他們都不在，是的，人面不知何處去——這兒沒有桃花，却依然是這般的燈火，這般的絃樂。

十多年以前，元宵節正是這般熱鬧的，後來，因為處在緊急狀態中，政府為了人民的安全而禁止了這項節目，那是段風聲鶴唳的日子；終於，雲開見月明了。

很高興，又聽到華樂隊的簫聲，只是樂手們的臉上都添了皺紋了。不過，絃樂不老，永遠是年輕的。

猶記得，隊友中的幾位大哥哥喜歡吹奏那曲「月落烏啼霜滿天」，在靜靜的山莊夜裡聽來，倍覺淒然，更尤其當時正是土產行情低落時期呢！

參加今晚鬧元宵的隊伍除了華樂隊，瑞獅隊，提

燈之外，還有中中銅樂隊，有女學生們表演黃梅戲曲中的「江南好」。說得客氣一點，這鬧元宵的表演水準幾乎提高了一些。但是，我沒忘記十多年前的一個元宵，鄰居的大哥哥們扮演西遊記裡唐僧師徒遇女妖的情景，那嘻嘻哈哈的笑聲仍在我耳旁迴盪。

新堯灣曾有一段光輝的日子，晉隆公路當年是馬路，白人到石隆門巡視金礦、錫礦、水銀礦都是以馬代步的。這小徑雖然被修建成瀝青路，却依然是這般彎彎曲曲。當然，新堯灣也有一段悲慘的日子。一百多年前的華工事件，拉者反擊，打垮了劉善邦設在峇都吉當山上的堡壘後，首遭橫禍的也是新堯灣。

據說，白人拉者痛恨這一帶的華籍居民，所以，就在那座高高的山嶺上築了一個小塔，鎮壓這一帶的風水。今天，這小塔已不存在了，也許是受不住風雨的侵蝕而毀掉了。神話，也湮遠了。

我小時候也攀上過那山嶺，那小塔是以鹽木和鋼鐵鑽在大岩石上面豎起來的一個怪東西，既不是爲了遮日避雨，到底建造者還有什麼用處就不知道了。

華工事件首領劉善邦兄妹的墳墓就在友蘭肚。據傳說劉善邦的妹妹劉珍珍眼看大勢已去，就抱了其兄的金銀財寶躍河自盡。當然，這除了成爲居民的茶餘

飯後談話資料外，已成爲歷史痕跡。不過，居民大都懷着敬而遠之的心理，不去冒犯劉的墳墓（祠堂），據說，劉死前發的毒咒很靈驗，誰還敢找麻煩哩！

已是晚上八時了，鼓樂喧天地响，提燈的小孩是新一代。二十年後，他們長大了，到了天涯海角應該也不會忘記家鄉這熱烘烘的鬧元宵吧！

我不想逗留下去，把一切拋到車後，朝古晉駛回來。到底，兒時的那份天真的喜悅已不能尋覓，遺下的，只是一份惆悵罷了。



犀鳥叢書之五

有情天地有情人

作者：黃葉時

出版：砂朥越華文作家協會

印刷：婆羅洲出版有限公司

Borneo Publication Sdn. Bhd.

P.O. Box 1158, 93724 Kuching, Sarawak.

初版：一九八八年九月

定價：馬幣六元 MS 6.00



犀鳥叢書之五

有情天地有情人

黃葉時著

黃葉時的散文，文字清逸，風格淡雅，信手寫來，揮灑從容。她愛寫農村風物，懷念親情，一草一木都帶有情感，並在作品中表達了曠達的人生觀和宗教的愛心。